

我們的廣告

十日談爲最有趣味之讀物，沒有僞君子的矜持，沒有高等華人的作態，但並不流於低級趣味，也不墮入流氓階級，不過激也不赤化所以無危險，不趨奉也不結交權貴，所以不卑俗。眞純的坦白的，而是很充滿青春之朝氣的，是人的好朋友。以上是我們刊出過的廣告，雖然是廣告，我要達到這個目標。

本刊內容大要

短評 由本刊記者作，不署著者姓名。對社會現象，發表一己之管見。

時論 與短評性質略同，惟篇幅較長，每篇以千字左右爲宜，卽時事評論二字之略。

專篇 關於一切科學藝術之較專門之論著，但須具通俗性而富有趣味者。

海外奇談 外國的有趣味新聞，足以引人入勝，促人猛醒或表現時代潮流者。

國內通訊 這是對於海外奇談而言，不必一定要珍聞奇事，但要有新聞價值者爲佳。

農村素描 農村經濟破產，農業社會崩潰之際，有許多悲劇喜劇，使吾人自覺責任之重大，本刊特別留心徵集刊載。

文壇畫虎錄 載文人之遺聞佚事嘉言懿行，詳該欄歡迎投稱簡明。

學校生活什景 本刊讀者中，學生亦占多數，而學校生活爲人生中最歡樂之時代，應有足爲一般人與舊者在。

地方遊記 各地方遊歷之印象，關於人情風俗之描寫，足增加吾人識見，激發愛國愛鄉之念，爲益良多。

娛樂與遊藝 如電影場跳舞場之觀光，亦以窺見人生之另一側面，不必嫉惡如仇也。

報告文學 關於一切以事實爲中心的記述，均屬於此。如某個人的自白之類，亦可列入此欄，而地方通訊，或國內通訊，如具有良好之價值，可亦視爲報告文學。

偵探小說 現載王家械先生譯樊達因氏原作之陸氏血案，爲美國有最名偵探傑作。

今文觀止 此欄係本期新設，凡新聞雜誌所見有益世道人心之作，亟加轉錄。

雜誌 一切什里什葛不登大雅之堂之文學，本刊也很歡迎，無其他項目可屬者，卽入此欄。

吸煙室 此欄將於下期開始，專載道聽途說，一切捕風捉影之事，每則百字左右，正像在吸煙室之閒談。

漫畫 本刊早就注重，除轉載名作安得生外，有師生長期給十日漫畫，各家奇稿亦甚多。

讀者通訊 此欄前未有，但如有好的通訊，便當刊載。

廣告 我們想徵求若干廣告來補助開支，價目見封底，希望有人能幫助我們，將廣告賜給我們。

十日談

興奮的五月

五月是一年當中頂美好的時節。但在中國，五月却成了國恥之月。這些國恥，何日得洗刷乾淨，要看我們的努力如何。要洗刷國恥，自然不是開會放假紀念就可做到，而要有更徹底的努力，於是我們有了新生活運動。

不過我們且講五月。五月是春盡夏來的節界，奮發蓬勃的氣韻，在自然界中也充滿着，受了自然界中的此種發揚的感應，而我們人類也有了生氣勃勃的樣子，五四運動之在五卅，五卅慘案之在五卅，那不是沒有道理的。五月之所以為國恥月，五月所以令吾人覺有國恥，還不是吾人的進步嗎？至少我們能免出於醉生夢死。

對於五月，我們可以表示敬意的，只有這個五月，將為我們中華民族復興之月，那比有我們國慶日的十月將更偉大。因為五月是令我們奮發有為的，縱使敵人將以最大的壓力來迫害我們，我們也有更大的抵抗力去對付，打倒他，而獲得我們的勝利。五月的好，不但是景色的美麗，推為四季中第一，花盛葉茂之中，生氣蓬勃所寄托的，將給我們以頂有效的感化。五月五日是非常大總統就任的紀念日。

五七五九，親善者給我們以最大的恥辱，而今更想再加重一層有許多人都努力在共襄其成，那真是我們所想不到，不過我們還有最大的希望在，我們決不會被敵人所屈服，而我們終將打退敵人，只要我們的確能努力。

這是可以令人興奮的五月，我們將大有作為，民族之光將大大地發揚，倘使我們不自棄。

十日談第二十八期目錄

興奮的五月	記者	一一七
班洪效押班弄獄	邱根	一一八
從椰子想應酬話	虬若	一一九
論清客	曾迷	一二〇
罷工年	何須	一二〇
服裝論	余弘泉	一二一
談黃包車	前微	一二二
游南農村一瞥	秋軒	一二四
關於佛山	遊絲	一二六
艾靈女士追悼會	古月	一二七
童先生	盧華	一二九
小錄事的悲哀	玉紋	一三〇
值得表揚的一件事	靜觀	一三二
奇書共賞	錫祐	一三三
今文觀止		一三六
十日漫筆		一三六
文壇遺珠——楊邦入(依子)——我的留聲(君枝)——劉大杰(醉荔一如)——關於丁平(日人)	羅佩	一三七
杭州東瀛播音	羅佩	一三七
無錫文人小識	阿雷	一四〇
女作家出路	冰炭	一四一
文人在廣州	李三那	一四一
鄉村趣談	黃壽和	一四三
新加坡斷片	辛子	一四三
汕頭速寫	步吟	一四六
常熟新運提燈記	ms	一四八
冒失鬼談話	曾迷譯	一五〇
陸氏血案	王家械	一五三
吸煙室		一五五
編輯室		一五六

「班洪欺」？「抑班弄欺」？ 邱 根

班洪事件發生後，滬上輿論界曾將事變經過，詳加披載，以喚起一般社會人士之嚴重注意；同時，政府方面亦曾訓令駐滇特派員王占祺，會同仰光領事許端鑿，就近調查據理交涉，并訓令駐英大使郭秦祺向英政府提出正式抗議，英方始則多方辯護，繼則認爲事出偶然，近且以班洪爲班弄而淆亂國人之視聽。

我們試證以緬甸公司之有計劃，有組織的侵入班洪，則此事非偶然發生也可知；至以班洪爲班弄，中國人多相信不疑，致今日對此事件之激昂態度已趨沉寂，則適中英人「淆亂」之毒計！

班弄在前清光緒二十五年（西歷一八九九年）冬，已劃爲英屬緬屬之版圖，其地鑛產不富，不若班洪擁有世界著名之金銀鑛產，英人垂涎此地，已非一日，在前隨時派遣專員，潛往班洪各礦區內秘密調查，并令傳教牧師，深入民間，不惜多方利誘，意在以軟化政策，無形間奪取礦區；近之由緬甸公司實行侵佔開採，不過其陰謀到成熟期，而必然爆發的一幕「怪劇」罷了！

如上所說，則此事變之主角，絕非班弄，而爲班洪。同時據四月十七日申報所載英侵班洪警耗之一段消息，更足證此言之正確。

現將該文摘錄如下，以供參照：

班洪王胡玉山，當英兵侵入時曾向滇政府報告（上略）此

次英緬政府派兵前來強迫開採我班洪金銀礦產，卑職所管班洪，即屬中國領土，當然不能贊成英在洪開採，領導班洪老鴉兩地夷衆，竭力阻止其開採，以維主權，致觸該英人之怒，遂於二月十日，約會媚外求榮嗜獻地圖之班弄頭目馬美廷，戶板頭目宋忠福，及永班王所屬土民，連同英兵共約二千餘名，由產地出發，以機關槍大砲，直向我班洪村寨攻擊，我班洪頭目及莽犴兵等，雖有槍械，窳劣不堪，現在扼守班老義口寨，拚命抵抗，至本日（三月二十六日）雙方尚在激戰中，惟因彼方槍械甚利，兼有大砲以助兇威，乃得肆行焚燬我村寨，戕殺我良民，死傷甚衆，且刻下防兵彈藥將絕，如在最短期間，政府再不派軍隊前來援助，卑職所屬莽犴兵，勢難長久支持，倘班洪地方一旦失守，將來收復金銀礦產，更屬不易！

足見班洪問題，已非外交方式所能解決，而須訴諸武力，始可望轉危爲安，惜我政府毫無用武之準備，而民衆又復漠不關心，任自己地方之爲他人宰制，想係中華民族「仁讓」爲懷之表現！

最可注意者，班洪事件，正同康藏，察綏等警耗頻傳之時而出現，則中國邊疆問題，已步入深刻嚴重的階段，而帝國主義計劃的侵略，轉瞬將有侵入「內地」之虞，要是內地人民尙存「隔岸觀火」之心理，而圖延殘喘，則立將爲事實所粉粹！

時代迫得我們走上了鬥爭的階段，我們正應認識目前所處的危機，而謀唯一正確之「國難」的出路，要是爲區區之「班洪」的危機，而謀唯一正確之「國難」的出路，要是爲區區之「班洪」的「班弄」的毒計所混淆，而遠存不了了之的心理，則尙何有其他可言呢？！

從帽子想起的話

虬若

帽子壞了，而且難得難看，於是拿到染刷作裏去修理。

光着頭在路上走，常常感到一點不自然，因而就想，想着一些關於帽子的話。

人，彷彿是會使用些小聰明似的，而這些小聰明，也時時在帽子上表現着。

在路上走，如果你一留心，你總會驚異到那些戴在人們的頭上竟會有這樣多的形式，尤其是女人的帽子，看見了有時幾年會使你不相信你的眼睛，每當在近外灘方面的各條街路上走着時，你便可以看見那現在正在時髦着的一種帽子，半個珠網垂到鼻端，看起來便一顛一顛地，這大概不是國粹吧！雖然我看起來不覺得好看，但黃色人的姨太太們却很會利用地學樣起來了。

不但文明人會有種種裝飾帽子的花樣，野蠻人也然；記得是在一種什麼圖畫雜誌上，曾經有人把各個野蠻民族的帽子作一次有系統的介紹，都是奇形怪狀的，雖然在我看來和西洋婦女所戴的帽子及其珠網一樣的難看，但他們也何嘗不是自認為很美觀的。

在帽子上，可以分出階級來，水兵，警察，小學生的有特別標識或形式的不算外，從帽子的質料，式樣，新舊上也不難斷定他的身份，戴着從牆角拾到的破氈帽的黃包車夫，雖然沒有拉着車在路上走，人們一定不會誤認為富貴或中產者。

如果在古代，要知道這個人的職業，階級，或者官階，更不難從他的帽子上看出來；堂倌有堂倌的帽，拉小車的有拉小車的帽，家僮有家僮的帽，員外有員外的帽，論做官的，則丞相帽，軍師帽，部官帽，知府帽，知縣帽，狀元帽，將軍帽，秀才帽……更多至於數不清，一些笨笨大者，如丞相，軍師，狀元，將軍，知府之類的官帽，如果你們想看一看，也並不困難，臘月時候，人們祀神祭祖，街頭巷尾都在演戲酬神，駐足觀觀，大可飽你的眼福，住在上海的，則更容易，破兩毛錢到大世界白相白相，也可以給你看到這些古董！

此外，在社會上，帽子對於禮貌上，似乎也居於極重要的部分，一個斯文人出門而不戴帽子，這大概不能不算是丟臉的一件事；然而帽子戴上了，遇着熟人不脫下，又是不行，這是很失禮的事，尤其是對於長輩。這，便是所請「文明的桎梏」！

從禮節上，不禁又連想起一些別的話，據經驗告訴我，禮節的存在，似乎還有些境界，在普通人——這即是說不甚有錢的人，禮節是應該懂得的，較有錢的人，便可以懂得少一些兒，而更有錢的人，就簡直不懂得禮節也沒有什麼大關係，這大約是「人情世故」與錢是有着某種密切的關係吧！

而這些禮節的講究，聽說在官場裏也很通行，小官兒終日忙於鞠躬作揖，至於上司呢，躺在煙榻上擁着姨太太接見屬下的，是堂而且皇的事。

確不確，我們是沒有法子知道的，不過，你可以去問你那

些在幹着「等因奉此」的職業的朋友，他們一定能夠圓滿的答覆你，——假如你有這樣的朋友的話。

順便帶說！說，有妻子，或者姨太太的人，有時會換一條綠頭巾戴，耳朵有怪癖的，有時則會有大帽子戴。至夫洋博士帽，紅頂尖瓜皮帽，余欲無言。

論清客

曾迭

古時要人，頭戴烏紗，身穿蟒袍，足登朝靴，手捧牙笏，即就裝束而論，幾根骨頭也已壓迫得極不舒服。尤其是奴顏婢膝，卑躬屈節，骨頭也不得輕鬆，所以，古代要人在休息的時候，非有婢妾的服侍，奴僕的奉承，蔑片的吹拍，和清客的逢迎不可。否則一天所感的不舒服，便无由恢復，一天所受的閉氣，便无由發洩了。然而，婢妾只能洩慾，奴僕只能出氣，蔑片未免太俗，惟有清客，則大都一表形容，二篇文章，三枝煙量，四句歪詩……深得六訣之妙，往往察言觀色，上天下地，无所不談，抓着癢處，而得會心微笑之樂，這清客之所以可貴，清客之不可少也。

現代要人，裝束上已不若古時要人之累贅，行動上也比較隨便，而且，辦公處有花瓶可以調劑精神，愛古董的可以做古董官，信佛教的可以兼迎佛的差使，可是，這時代，要人受閉氣是不免的，要人的架子是不可沒有的，然而，婢妾不易養，奴僕也不易使，這已是現在一般的現象，至于蔑片和清客，現在也變樣了，蔑片，清客在此時，已一變而為黨販子，黨混子

，小嘍嚕，小組織之類，在野時的要人，因為要負擔他們的生計費，怕之如蛇蝎，在朝時的要人，也因為要給他們謀工作，趨避惟恐不及。黨販子，黨混子是只能利用一時，何能如清客的可以密室談心，做做打油詩以解電報，宣洩煩悶。此清客之不可少，却不易求也。

自來要人名士，相得益彰，要人不可无名士以解愁，名士不可無要人以鳴高。於是專門小品文之雜誌，不得不投胎來。專門小品文之雜誌，要人人手一篇，是必然的結果，所以，「十四年來中國現代文學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這雖然是一句廣告話，然而，即使是廣告話，未必一定是欺騙，如某影戲院之廣告謂裸體跳舞，表演起來果然一絲不掛。而且，這所謂小品文的成功，也不必從「織就語絲文似錦說起」，就一月來問世之小品文專刊，其裝璜之古雅，架子之十足，售價之高貴，成功與不成功，亦思過半矣！然而，小品文的成功究竟在什麼地方？其惟為要人平添許多價廉物美之清客乎？幫閑文學之尤乎？

我聞凡為名士者，即為要人之敲門磚也。我望今世風雅之士，若不披髮入山，還是從速做官，使文壇上之小擺設，盡成分館中之大門燈，不亦快哉！

罷工年

何須

去年是「國貨年」今年是「婦女國貨年」還有什麼「兒童年」以我個人的意見，今年應該還要加上一個「罷工年」他們所以要說

什麼「婦女國貨年」「什麼」兒童年」大都是有一種提倡的意思，但是，我要說今年是「罷工年」，並不是有提倡工潮的用意；因為工潮的發生，完全是出于工人自身生活的要求，實在不需要別人來提倡的，不過，今年的罷工潮比以前來得特別多，而且又特別利害！這樣，我說今年是「罷工年」是未常不可以的，但是怎樣多哩？怎樣利害哩？事實給予許多明證：

一，時事新報四日：本市美亞綢廠四千餘工人，因不滿資方無理減削工資，決于今日實行罷工。……

二，時事新報一日：天津幫報關行洋布部全體工人，因反對取消車力，經大會議決于今日起一律宣告罷運。……

三，女聲十三期：本市國營洋傘業，計有華利，時環，球民等五十三家，總計雇有男女工人一千兩百餘人。近因資方違背民十八年所訂條件，裁減工資，且一再開除工人達二百餘之多，雖經工人一再要求依約辦理，終無效果。（略）於三十一日起全體罷工。

四，女聲十三期：湖州織工因減工資向縣府請願，答覆不滿，二日午後聚眾三千餘，與保衛團發生衝突形勢嚴重，商店全體罷市云。

五，時事新報六日：滬西區清潔工人，向住戶依照租界及南市開北收補助費，公安勸阻，與警衝突，絡繹拘捕二十餘人。

六，時事新報八日：虹口周家嘴路，協豐機器染織廠工人，因感無故開除工友，認為有摧殘工運，本市各染織廠四

十餘家，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援助辦法。

以上的工潮都是在新月及本月內發生的，其餘還有唐山開礦煤礦工潮，因為一時記不起開始罷工的日子，所以無從敘述，但是，這一件轟動全國的罷工潮，我以為稍為留心一下社會情形的人都曉得的了。

目前工潮，還有繼續發生的可能，因為中國的民族工業已日趨崩潰！中國經濟的危機已日見尖銳！許多工業都要實行緊縮政策，所以，減低工資開除工人的事是必然！明白這點，對於疊起的工潮大概不會怎樣的驚異！

記得是前幾天吧，似乎政府當局曾有過通令禁止工人罷工的事，但是，以客觀的情形看來工潮是不會因為禁止而低降！我以為欲禁止工潮的發生，必先要明白以致工潮發生的根本原因，從其發生的根本原因做起才有可能。

服 裝 論

余弘臬

「物以稀為貴」，這句話，大概總可以承認下來。服裝是一種，當然也不能例外。

這個世界裏的形形色色，不論是古今中外，可在一句話上找求答案，這句話就是「循環的演進」。我們只要瞪起眼來看一看過去，就可以明瞭現在，推測將來。什麼都不能逃出這循環的範圍的。

在孩童時期的我，還隱約的可以記得到，大人們的服裝是高領的長袍，外加批上一件馬褂，算是高尙的服式了，一般的

都是這樣，因為太一般了，就不合「物以稀為貴」的原則，不合這條原則，便有「低尚」的傾向，當不合社會的人羣心理。恰好是歐化東漸的時代，洋大人的服裝，剛巧配了敵國人的胃口，於是棄長袍馬褂，取洋式西裝大衣以代之。尤其在學界裏，洋化的機會更多一些，因此你洋服，我西裝，大鬧其「外國服裝熱」。

時代的進展，洋裝的普遍化，那是勢所必然的步驟。於是大人先生們洋裝，公司夥員們洋裝，僕歐洋裝，理髮匠洋裝，甚至於乞丐們也洋裝。穿洋裝的本來目標在於高尚，可是現在無尚可以高了，於是蔑視洋裝又成為必然性。這就是洋裝在中國的最後命運光臨了，洋裝的破產又成為必然性！

於是這一二年間又背出老古董來，高等的敵國人，又以服長袍馬褂為榮，藉居高尚的地位。我要替長袍馬褂恭賀，又得顯頭露角的日子！

服洋裝的朋友們，也毋須灰心，只要好好的保藏起來，二十年後，又是你們的世界。同時附帶的說一聲，軍政商學各界的失意朋友，也請期待着顯頭露角的日子，因為這個世界，是在「循環的演進」。

四月二十夜於江灣。

談黃包車

前 轍

在無錫，爲了參觀南門的民衆教育館，於是，一行三十多個人，形勢洶洶地乘着黃包車跑。不錯，三十多個人就有三十多部黃包車，長蛇般連接着，多威風！大概黃包車夫也感覺得

有點兒高興吧，他們拔脚就跑，飛一般，和汽車差不多。當時，坐在車上的人真愜意，（車夫們又是那末的辛苦呀），在上海，我從來沒有坐過那末快的黃包車。

上海的黃包車夫真會「看風頭」——如果你是有點兒「阿木林」的神氣，不消說，他們一定敲你竹槓的；而且，而且很會省力，差不多像螞蟻一般，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可是，如果碰到了洋鬼子的時候，那又不回了，他們拉着車子，飛一般，拚命地向前跑。

我不是洋鬼子，可是，在無錫，我竟然得到這樣子的待遇，心裏想——勞苦的大衆呀謝謝，你們真是誠實；比之上海的，差得遠啦！

換一個話頭，又回到上海的黃包車來。

上海的黃包車真寬，大概預備來載洋鬼子的吧，洋鬼子很大塊呢；在中國人看來，那差不多可以坐得兩個了——真的，坐兩個，我們不是常常看到坐兩個的嗎？不過，我們常常看到的，不是一個老媽子帶着一個小孩兒，便是兩個小姊並着填滿那個車座。爲什麼呢，我們沒有看到兩個少爺在一起？又爲什麼呢，我們沒有看到一個少爺帶着一個小姊，或者一個小姊帶着一個少爺？

世界上矛盾的事情多得很，就拿腳踏車來說吧，那已經夠人懷疑了。比方一個少爺馳着腳踏，後面還附帶着一個小姊，那末地縱橫於稠人廣衆的馬路，想想看，旁邊看到的人真要大罵一句「招搖過市」的惡話了。可是，如果你換過一部

「機器」的腳踏車，同樣地後面還附帶着一個小姊，那時候，什末「招搖過市」的惡話也許聽不到吧，聽得到的是羨慕你們的噓聲了。

爲什末，一男一女的不能夠一起地馳腳踏車（不是機器的）？爲什末，一男一女的不能夠一起地坐黃包車，即如兩個小姊並着一般？


這是中國的禮法——「男女授受不親」，古訓昭然。五四的時候，封建的制度，曾經給胡博士等掃蕩過，到現在，掃來蕩去，總是掃不盡，蕩不清；何況時代之輪，大有向後轉的趨勢——舉國若狂地叫着復古。

可是，現南洋，在英帝國主義的領土以內，要坐黃包車，男女相會，很隨便，算不得什末「非法」或者「非禮」的事情。

那兒的黃包車比上海的還要寬——坐兩個人是綽綽有餘的。比方你車要坐黃包車到某處，你是一個人的，不要緊，你儘管坐着好了；車夫會另外拉一個和你同路的客人，你所不認識的客人，一塊兒的，一直坐到你們底目的地。有時，如果車夫拉到一個客人是小姊（也許是老媽子）的話，那末，你就可以乘機打趣幾句，說不定你會因此而得到和那個同車的小姊發生關係起來。而車夫們也總會拉攏的，常常給人家做了許多義務的介紹人。

中國是中國，外國是外國，（南洋是外國的，正如目前的僞國一般，被支配在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下）兩者的情形不大相同——連黃包車也有點異樣。我寫這篇東西是沒有什末目的的，不過隨便談談而已，也許是一種各地風光的紀錄吧。

註冊商標



中華電化木玉廠

出品類	日用餐具	兒童玩具	文具烟具
優點	時代飾物	文具烟具	文具烟具

新穎美觀
光亮雅緻
避熱清潔
堅固價廉

廠址：上海華德路威安瑪路

電話：二五九八，有線電報掛號七三〇〇

中國人請飲
國產
烟台啤酒



滴滴泉
水製精

煙台啤酒
總經理處

同孚路七及八九號
電話一三三二
電話二三八二

濟甯的農村一瞥

狄軒

我們濟甯縣地居魯西，縣列一等，所以刮地皮的丈人先生，常常垂涎三尺。近來更是無官不貪，無吏不污，苛捐雜稅，層層的加重，敲剝欺詐，無微不至了。再加上天災人禍，更鬧得滿地瘡痍！農村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路途，原因固然很多，我們先寫幾點重要的如下：

(一) 捐稅的繁重：納糧固然國民應盡的義務，但是橫征暴斂，小百姓怎能受得了呢？我們現在負擔的捐稅有下列的那些：(1)警備稅(2)河工捐(3)汽車路捐(4)軍事捐(5)軍事附捐(6)臨時附捐(7)草捐(8)畝捐(9)教育捐(10)教育附捐(11)嗜加捐(12)預借捐(13)區公所費(14)聯莊會費(15)電桿費(16)清鄉費(17)地方出車費(18)緩災運動費(19)手續費

我們看上面的捐稅，已達十二萬分的重量，小百姓有多少血汗能夠供這樣的剝削呢？不過，這還是屬於有名的捐稅，至於零項無名者，尤難枚舉。現在統計各種捐稅一兩銀子，須納十五六元了。「附加稅不得超過正賦的一半」，這是政府的明令，現在我們的負擔，竟超過正賦的四倍了。小百姓一滴血，一滴汗做來的收穫，都叫官府刮去又將怎樣生活呢？但是，官老爺是不管這個的，除了借端加稅以外，還要勒索一些胭脂費（本縣×長姨太太頗多，所以額外加捐時都以為是給姨太太買胭脂），所以農村裏遍地叫窮，這並不是窮在作用，而是苛捐雜稅的搗鬼。

(二) 官吏的敲剝：現在的虎狼官吏，小百姓見了，真是「畏獨如虎」倒退三步。因此，官吏看透了小百姓的無抵抗力，越發地大肆其虐了。例如去年，我們魯南大學大興土工——挑挖洙水河。反正小百姓的血汗不值錢（官府看來）各村莊按例出夫去工作。呵！真是所謂苦差呀！幾十里地，挑柴担米，風裏雨裏都不許休息，既不給工資，又不給飯吃。最可惡的還有所謂欵差式的督工員，他並不作他娘的督工勾當，只知道勒索大洋。無論那村裏作的工，他見了就是滿嘴的「不行」！甚而鞭笞工人，侮辱村長，直到逼出大洋來就「行」了。這個河挖完以後，我們算總賬，每畝應花費一元五六，這是多麼一筆鉅大的耗費呵！又如黑白地約，均須稅契，這本是國家的定章，自不能違，但是渾蛋官吏，橫生枝葉，走到鄉間，無故的罰款而當地的長官，又在暗中慫恿，小百姓的肉體，簡直成了官吏發掘白銀礦區了。

(三) 土劣的欺詐：土豪劣紳，原是害民很利害的東西。我們縣裏操剝民的扣紐的，為四大總首事，即孫鋼礮，胡小子，譚××，王××是也。原來總首事是奉魯軍閥添設的，目的是為官府的爪牙，剝民的工具。他們（總首事）上邊拉攏衙門，和胥吏表裏為奸；下邊和當地的流氓土棍互相勾結。他們對官府的確盡了「忠實走狗」和「拉磨驢」的職員。所以一切的敲剝民衆的政策，總首事代為計劃，因為他們是土產兒，真是一個敲詐的好鄉導呢。割來小百姓的肉，在衙門裏就分贓，三十分之或二八分之。尤其這幾年來，不是水災，就是旱災，總首事和

縣府合股賣災，的確發了老財。因為無論災情多麼奇重，任你叫苦連天，哀號遍野，官府僅可以作耳傍風，非拿出相當的運動費不能緩災的。所以每次的緩糧，並不以災情的輕重為轉移，唯運動費的多寡是瞻。總首事嘗說這話：「我們只知道洋錢是聖旨，說話是放屁。」從此可見其欺詐的情形了。在現在中國制度之下，總首事的產生，根據什麼？負什麼責任？這不能不叫我們發生疑問的了。依官詐財，為貪官污吏張目而外還有什麼用處呢？

(四)天災人禍：老百姓最希望的，是安居樂業，過個太平日子兒。但是在今日的中國，不惟天災臨頭，而且人禍頻作呵。就最近來說罷：民十九年春間，大旱，大麥小麥都沒有收到。到了秋間，又上了大水，禾苗都陷於澤中。一年的收穫，不到平常的一半。民二十年，夏，秋，又上了大水，秋苗淹沒了。民二十一年秋天，蝗蟲肆虐，把秋苗吃得土平，民二十二年，黃河決口，波及甯西邊，又淹了四五百村莊。平均的收成，也不過僅能糊口而已。在這種情形之下，怎樣能夠擔負(一)(二)(三)(四)的重任呢。再說人禍方面，更令言之欲涕了。我們濟甯是魯西的軍事重地，這幾年的內戰，官兵過往的騷擾，十二分的夠口了。要車，要馬，要草，要料，要人，要夫，還有臨時的要借款，和暗地裏敲竹槓，如果供給稍遜一點，馬鞭立刻會做到身上的。而且軍隊的特點，敗的時候會擄掠，勝的時候會搶奪，農村的財物錢糧一掃而空了。再加上土匪的猖獗，竊奪綁架，雖然沒在梁山泊附近居住，總不敢睡個安生覺呵！

被綁架者，勒索贖款，就可以傾家蕩產。這樣絆倒窮的，不知有多少家哩。

(五)穀賤傷農：農村經濟的基礎，唯一的的就是穀物。衣食，住，行四者，除了食以外，沒有不是拿穀物做交換條件的。例如油，鹽，醬，醋……都要拿錢去買，而錢的來源，只有出於賣穀了。然而禍不單行穀價的跌落，又異常利害，所以農村的破產，更尖銳化。農村的副業，(手工，小商人)為資本工商的侵奪又早破產，而各方面的剝削，一天一天的加緊，農村裏既不會生金珠，又不能產洋錢，怎不陷於絕境呢？

總而言之，今日農村的病，已入膏肓，譬如人害虛弱病已久，四肢虧損殆盡，想着恢復健康，決非草草醫藥能收效的。而今日農村經濟破產，亦決非高唱「農村如何」的文學家與闊談「經濟怎樣」的博士，叫號幾聲所能奏功。茲以鄙人的拙見，應當減輕賦稅，刷新吏治，剷除土劣，預防天災，提高穀價。這五條，不惟是鄙人見解，恐怕政府諸公早見到了。不過我們中國人的壞脾氣，會說話不能做事，還上了「知易行難」大當。這五條之中，更以刷新吏治為最重要，因為貪官污吏，實在是農村經濟破產的催命鬼。好像捐款私加，勒索民衆，袒護土劣。再說天災人禍，民衆還能自防，穀賤也不至餓殺吧。政府如不刷新吏治，要來救濟農村，正像一個人有病，一方面治療，另一方面割肉，益不敷損，結果是要死掉的。現在我們中國的現狀，內憂外患漸漸的逼近。農村要是崩潰到不可收拾，那麼，餓殍無依，唐朝的流寇，明朝的盜匪，恐將見於今日。

關於佛山

游絲

要寫甚麼的遊記之類，我們廣東的佛山倒值得拏來作個題材的！

據說從前中國五大鎮——朱仙鎮等等——其中佛山是最出色的一個。然而現在不像個鎮，也不像條鄉，更不像個市！

然則像個甚麼呢？

像一個水鍋！

因為我和朋友去過的兩次，都是在水面行走！

自古已然：（現在和將來也如是！）佛山每年必兩次或三次的浸，一浸就是一兩個月。

那些居民異常團結，同心合力地濟世利民：每間舖子必備了兩個木架和兩塊長板；水來了，就立刻搭起在舖前，每間舖子的木板相連，于是石版的街立刻升高三四尺而變為木版的街。一切軍民人等，都不至涉水了。

那自然很不便：對面有人挑了籬子走來，就不能不暫時停止前進，躲在一旁讓路了：（頗有古時禮讓之風！）然而在近年所築的兩條馬路上走，更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它們是平陽大地，不似內街的窄，不能搭起木橋。

于是，在這兩條馬路上，有鞋無襪或鞋襪全無的人滿路走！至于三兩個穿長衫或西裝的人，就佇立路旁，如有所待。

這光景即如水淹上海！

不過這點或者不同：上海水浸時，巡警先生們自腿以下是

新生活運動

兩大要旨



認明黑紙金手

男勤女儉提倡國貨！
不似脚踏實地去做！

目前新生活運動，為復興民族之第一方針，然而新民族之第一方針，實為提倡國貨。男勤女儉及提倡國貨，一為首要：超等國貨，一及十字線。品質優良，定價克己，且往往足以勝過舶來品，且色彩豐富，工作之良伴。為婦女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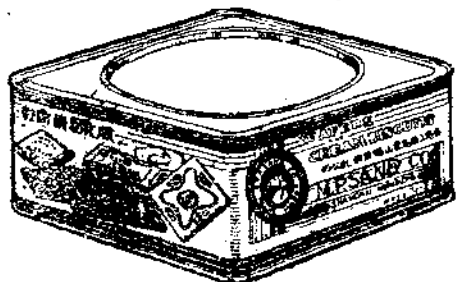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家園太坊
榮豐廠出品 餘豐昌記啓

馬寶山公司

著名出品



馬頭老牌五號
椒鹽梳打餅乾



二號 扁聽 淇淋 威化 餅乾

一絲不掛的（我在外國電影的新聞片裏見到！）而佛山水淹時，警察却踪蹟全無！

就是在平日，要見他們的面，也難于要見神仙了！——「公安局」是有，還有「公安分局」！

然而很奇怪，似乎不大怕賊劫：佛山的賭館甚多，猶如廣州的河南。幾乎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所謂賭館，我們廣東話喚作「番攤館」。賭法，是長桌上擺一只鐵牌子，四方八面都可以下注。

這種玩意，廣東是不禁的；雖然洋鬼子在洋行裏秘密開設輪盤，破獲了後將他們重重地罰！

除了賭館以外，我遊佛山所見的其次就是「祖廟」，它有很大的年歲了，算是佛山的最大名勝，遊客每到佛山，必要去逛逛的。然而我去到，却滿眼烏煙瘴氣：大多衣衫襤褸的化子在陳列，似乎把這間廟作了大本營，

但引領我們參觀的人却看的津津有味，隨處指點。可惜我無心裝載，入了左耳，竟刻從右耳鑽出：祇記得：正殿前正中嵌在上的一塊大黑石，有起死回生之力，雖患了重病，誠心在它上便一趟，便會不藥而癒；至今，久不久還有人抱了將死的嬰兒放上去云！

佛山可紀之處，就是這些了！

參加艾霞女士追悼會記

古月

說不出那兒來的魔力，這魔力鼓勵着我，提着兩條喜靜不喜動的腿，抱着一個常快樂不悲哀的心，去參加薄命藝人艾霞

女士追悼會——一個該是極悲哀，極幽悶的地方，可是，這一點未免覺得太失去了價值，就是會場裏仍是充滿着歡笑，好像他們祇是來看看素仰大名的電星似的！

天是陰沉沉地在下着毛毛雨；我真覺得奇怪，當有件不幸的事在舉行的時候，天公總是這樣地沒生氣，好似同情，好似悲哀，我想，這恐怕是人們自己的心理作用吧！

追悼會是明星公司同人發起的，同時他們抱着這樣地宗旨，凡是對於艾霞女士表示同情的，表示憐惜的，都可參加，這一點意思雖然應該，可是却造成了一個極大的錯誤，「看電星」，是大多參加者的目標。

會場是設在西藏路甯波同鄉會。當我走到門口的時候，「艾霞女士追悼會」幾個寫在白布上的大字，便映入我的眼簾裏。跑進去，走了幾十步的石梯，便到了會場的門口，「請簽名！」他們招呼我，我祇得簽了一個，拿了一張「艾霞女士追悼會特輯」，踏進那擠滿了人的會場裏。

會場的佈置可以說很周密，四周都掛着輓聯，兩旁掛的是艾霞女士遺作之一部，台上掛着一張艾霞女士的遺像，和黨國旗兩面。

我開始看四周的輓聯了，其中大多是憐惜着她的死，有的說藝術界之不幸，有的說，他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有的嘆息着人生本是欺騙；有的說，社會誤了她，家庭誤了她；祇有沈茜岑先生的一聯，却也覺新奇別緻，是這樣的：

「雖則由繪畫，戲劇，電影，半生同路。但究屬少相敘，

祇記得，有一次，你問我，人生究屬是什麼，我默然，而——你却輕微的一笑——」

坐下來，拿起那張特輯就看，全張約有照片十二張，其中有二張是艾霞女士的遺像，其他十張都是她的遺作，——時代的女兒，黃金穀，春蠶中所節取的——還有許多文字，大多是在各報上發表過的，除了一篇『哀悼艾霞女士的意義』外。

等了沒久，忽然，香氣好像緊張許多，原來是標準美人徐萊女士的駕臨，『這是徐來，』的聲音，前後左右地介紹過來，其實，誰不知道呢？

香氣第二次的緊張，是顧蘭君女士的駕到，很短小的身料，滿面浮着笑，『這是顧蘭君』的介紹聲，當然也是不可缺少的。

每一個人都站起，凝着眼，是在老牌皇后，名馳遠近的蝴蝶女士駕到的時候，她們三人是坐在一起的，同時在她們的旁邊，擠了都是人，誰都想看一看我們的皇后的尊容，誰都在讚美着我們皇后的丰姿。最忙的，要算到幾位新聞記者了，背着一個皮包，拿着一個攝影機，擠在人羣當中，替她三位攝影，所以，鎂光是亮個不停，耀得人眼都花了。

在人聲噪中，忽然鈴聲大振，這表示着振鈴開會，同時許多人的眼光在轉到佈滿了花圈的台上，可是，大多人的視線仍是一刻不停的注視着皇后，標準美人 and 顧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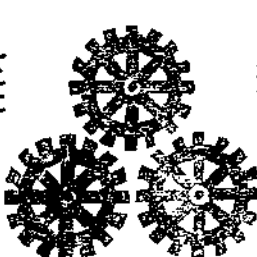
舉行儀式。奏哀樂，報告開會宗旨，獻花圈，讀祭文，一切都過去了，繼上的便是演說。

第一位便是鄭老夫子，他說，艾女士不是自殺的，是被殺的，兇手很多，是社會？是戀愛？是金錢？聲調很婉轉，而且高低，手勢都好，鄭老夫子的容姿，到是第一次看見。

第二便是艾霞女士家屬報告自殺的經過。繼上的便姚蘇鳳等的演說，也不過是一些嘆息和勸告的話。

他們幾位演說過了，明星當局便徵求參加者的演說，可是沒人去試，也就罷了。

在奏哀樂聲中我走出了甯波同鄉會，天下雨愈加大了，不得已祇好坐一輛人力車回宿舍。



註冊商標

三輪牌出品

• 式童 • 式女男 • 式男 • 式女 •

游泳衣

襪線光絲，襪絲蠶真式男

國內各埠 南洋羣島 各大百貨商店 國貨公司 均有經售

上海河南路樂里

聯華毛織廠 謹啓

董先生

盧蒂

一提起董先生，就會令人登時想到他的美髯，那黑茸茸的一撮，雖然不能媲美于院長或褚行政院秘書長，然而却很相類于羊牯鬚，上脣和下脣括得光光的，祇是下巴上面倒彎着許多黑毛而已。

董先生很年青，他自己說還祇二十六歲，其實我想十八歲倒是真的，董先生未免替自己的年歲吹大了一點了。他是我們的工程教授，學問很好，常常鼓勵學生在他在黑板上所寫的字裏找錯字，每錯字得賞一分，以資鼓勵，到底還是我們學生的程度太不行，能夠得到獎賞的就很少；就難怪董先生要罵我們爲飯桶了。

因爲我們被董先生尊作飯桶，所以在考試的時候，董先生就不能輕易放過我們了。他的手段很夠，題目共分五種，預先給你印好，在題目紙和卷子上替你寫上你的坐號，外加方形圖章一顆，臨堂是沒有一點紊亂的。然而董先生還是放我們不過，高高的站在講台上面，以便俯瞰一切；其實，這個，董先生也自有他的苦衷的，董先生的尊軀，恐怕自頂至踵一總算上最多也是三尺，以矮鬼對付長子，是無所用其頂起腳尖的。然而這種手段，似乎不單是對付飯桶們的手段而已了，董先生，其視我們爲何等樣人乎？

可是，你若到董先生的寢室裏，就沒有像這樣的如臨大敵了，雖然他沒招呼你坐，却也並沒懷疑你偷竊東西，于是，你

得抓住機會來作他寢室的巡裏了：

雪白的粉牆上，正正的掛着一幅觀音聖像，像下面一橫列的香煙牌子的水滸人物；牀上的被窩照例是不整理的，帳子當然更不必掛起，據說他是浪漫派；穿過了的衣服到處懶散地躺着；電燈泡拿一張黃色的原紙給整個的裹着；桌子上滿堆的是東西，望不見一片乾淨土。

董先生的衣服是華洋雜處的，據他說這是不修邊幅，浪漫派。祇是在冬天他却愛穿的是長袍子，外加一件醬黃色的外套，嫻嫻然如摩登的時代姑娘然。

當然，董先生還是個年青伙子。青年人沒有一個不感到性的煩悶與要求，那就是說，董先生近來也注意到性的問題了。這是某一天教務長請客席上董先生性的發作，向教務長，請願的一席話：

這裏先得聲明，因爲教務長是董先生的同鄉兼老師，教務長是會體貼董先生的。

「教務長，你知道，我到來這裏差不多兩年了，寒暑假又不能回去，我記念着我的年老的娘，可是，我不能接她到這裏來……所以，我：我想求教務長答應我一件事情！」

「什麼事，林，我不是替你在校長面前說了許多推荐你的話了嗎？」

「不……不是那個！我要在這裏找個愛人，」

「啊，那不行！校長最恨的就是師生瞎胡纏，而且你不是有了妻室的？」

董先生差不多要哭出來了！

「她要在家裏服待我那年老的娘呀，我又不能接她們到這裏來，因為——那我一定不幹了！」

他有點後悔不該說得那麼強硬的。

的確，教務長是會體貼董先生的，他在替董先生想主義。

「林，你的鬍鬚很難看，女人見了要打惡心的，剃了去，大約總有辦法。」

董先生給嚇得跳了起來：

「那是我的娘給我算的命要留鬍鬚的呢，不然就得養不大……教務長，我還年青，二十六歲還不到……唔，總要能夠達到目的，我就剃了去。」

爲着愛人而犧牲一切，不是很值得的嗎？

于是乎董先生對教務長說出他的對像來了。

這席話，是酒闌人散後對他的老師說的，所以知道的人就很少。

近來董先生越發浪漫了，性的要求煩悶了他，于是使董先生得抄小路：

不知怎麼董先生寫給一位女書記的情書給掉在女同學的手裏了，這位女書記本來並不是董先生的對像，但是，年紀雖然老了一些，仍不失其魅力之方，而且聽說還是獨身主義者，因此董先生却走起她的小路來了，害得這位女書記整整哭了三天，聲言要把原信送呈校長，大約是看不過他的鬍鬚的原故吧。董先生這又嚇慌了，急忙去找教務長，教務長雖說董先生不對

，然而他是體貼董先生的。

因此，這件事也就以不了了之。

而截至現在爲止，董先生的鬍鬚還是很安全的倒彎在下巴上面。

附言：對於董先生的現行奇事，自然還有許多，祇是爲着時間關係，暫時按下不表。

本文俱屬寫實文字無一誇大語，如有人以爲是造謠中傷誣我者，我必加倍奉還之，特此聲明。

小錄事的悲哀

玉 紋

當我在吃「等因奉此」飯的時候，我們有一位錄事，生了臥牀不起的癆病。照例，生了這樣的重病，須得長期休養，俾身體能夠與病魔長期抵抗。然而，他是一個無產階級——不，這一個名詞有些危險性，我們還是稱之爲「有筆階級」吧；因爲有筆階級雖然有不少的是小資產階級，但無法維生者實居多數。——他不能在風景優美的地方造起別墅來養病，而且還不能不依舊工作。他到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自己不到，請他的兄弟代庖。他的兄弟很瘦小，而且年齡又輕，因之大家都呼之爲「小錄事」。

小錄事的哥哥，敵不過病魔的侵略，不久赴閻王那裏去報到了。在這「謀事難」的時代，小錄事很想把他哥哥的位置代長下去，託我爲之設法。我也是一個無名小卒，人微言輕，爲他說項，恐怕無濟於事的。因此，一面叫其仍舊工作，一面再設

法乘機進言。這樣，相安無事者一個多月。

我的工作，雖然吃的是「等因奉此」的機關飯，但並不辦着「等因奉此」的玩意兒，是專門為刊物做撰稿的機器。因為我寫的稿比較上可說是清楚的，用不到人家為我抄錄的，所以這位小錄事，並不怎樣的忙碌，因此，他每天在工作時間練習工楷。我們的廳長大人，他是會做幾句文章的人。他知道了小錄事並不忙碌，有一天早晨大約九點鐘光景，叫聽差的送來一篇二十多張稿紙的長文，令小錄事抄正。小錄事見是廳長的大作，自然，恭而敬之的一筆不敢苟且的抄錄了。他用着臨寫黃庭經的字體，從上午九點鐘直抄到下午四點鐘還沒有抄好一半，而廳長大人自己親來拿取了。廳大人見其尚在抄錄，於是，很怪異地說道：「怎麼，一共不到三百字，抄了這麼久還沒有抄好？」小錄事聽了這句話，已經嚇得身體不住的打戰了。待到廳長拿他所抄的東西觀看，見其從頭抄錄，於是勃然變色而說道：「唉！誰叫你從頭抄起！我用紅筆鉤出了一共只三百字光景，祇要你抄這一些，你抄到現在竟還未抄到！」廳長大人拿起原稿走了。小錄事臉孔慘白，知道飯碗危險，不覺流了兩點眼淚。大約過了五分鐘，一位秘書先生走來，說是小錄事沒有什麼用處，叫我令其滾蛋。小錄事聽到秘書和我的談話，當秘書回頭走了，就到我面前哭告，說是廳長大人既要抄三百字光景，那拿這三百字光景有紅筆鉤出了二張稿紙來好了，用不到拿整篇文章的二十多張稿紙來。現在，他拿整篇來，人家為他從頭抄起，不能算錯。要我為他去說好話，仍舊維持下來。是的，小

錄事說的話並非沒有道理。不過，大人們做的事是沒有錯的，無論怎麼樣，總是小的不對。即便小錄事有天大的理由，這有什麼用！我雖然很為小錄事表同情，但有什麼用呢？人微言輕，說了等於不說，弄得不好，還得自己去碰碰釘子。沒有法子，只有一面向他安慰，勸他暫時回家，一面再允許他，為他多方另謀工作。小錄事終於含着眼淚而走了。

昨天，在路上遇見一個小錄事模樣的人，因此想到小錄事的打破飯碗的那一段事，不知小錄事近來怎樣了；因為好久不通信，而且也好久沒有聽到人說及他。然而我也不能不說是負他了。

十日談發行號外

學校生活特輯

三十二開本二百六十頁
定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特價大洋五角

茲為擴大宣傳增進讀者興趣起見，刊行學校生活特輯一厚冊，內容非常優美，材料豐富，趣味醇厚，青年不可不讀。對於定閱各戶當奉贈對折優待券一紙，以示優異。無券恕不通融。該項優待券當附於本刊第二十八期寄出，特先預告。

十日談旬刊社啓

值得表揚的一件事

靜觀

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聲中，蠶絲專家瑪利博士，遂隨之來華。月前並親到南中國，考察蠶絲業情形。這文發表的時候，想博士已返京滬了。他是國聯技術專員之一，但不久以前，他並不是國聯的職員。當上年我國與國聯謀技術合作後，即由我國開列所需要的專門人材，請國聯代聘；蠶絲，也是其中之一。國聯接到這通知後，以意大利研究蠶絲，素負盛名，就請意政府推薦。意政府以瑪利博士是世界知名的學者，而且由種桑，養蠶，以至於紡織，無不有高深的研究，可稱為整個的蠶絲專門人材，遂以他推薦國聯。這是瑪利博士來華的經過。

我現在所欲表揚的，不是他的履歷，而是他來華後的服務的精神，和維護中國政府的苦心；——尤其是在南下來粵以後。當瑪利博士來華後，即在全國經濟委員會蠶絲改良會任顧問，以改良中國蠶絲事業為己任。他年紀雖老，却能以夜繼日，華不倦勞苦而不辭。他以為改良中國蠶絲事業，應由根本着手。以前的工作，絕對錯誤；好像江浙一帶的改良工作，祇曉得向日本買些改良蠶種來傳嗣，分種賣給蠶農去賺錢，而不想向智識與技術方面去做工夫，是不能收良好的效果的。所以他決意在南京，杭州兩地自行開設改良區，從新訓練一班工作人員，使為自己的助力；事成之後，好給國人一個好榜樣。這種不畏難的精神，已足令人佩服；不是急功近利，祇顧目前，弋取薪金的客卿可比。

這次來粵後的事實更令人佩服；不獨為歷年客卿所沒有，

抑且足以警勵我國的黨國要人。當他由香港預備上廣州的時候，廣州派來迎接的人，帶他搭太古公司的輪船；以為這家公司

的船，比之其他的船，較為堂皇而較為舒適。當時博士問：『為什麼不搭中國船？』他們告訴他因為傳染病故須覓一比較安適的船。這時船票已定，行將開船了，他才無可奈何，乘之上省。然而他還很堅決的對他們說：『下次到港的時候，定要搭中國船。』所以這次回港，卒從其意，改乘華商同安公司的船東安號。此一事也。他到香港的時候，又對他們說：『須住中國酒店，切不可住外國酒店。』因此招待的人，又很跋涉的跑到灣仔的六國酒店去。此又一事也。又他在廣州臥病頗養圍的時候，有一天，病勢危殆，脈搏低至二十四次左右，已經口述身後事了，他的秘書倪兆泰因責任重大，不敢作主，就打電報請他的女公子來粵，並電宋子文報告。後經醫生診治，已脫危險期；時宋已有電至粵慰問，說及來電；博士閱電，以其秘書擅發電報，給他一頓很難為情的痛罵，越時半小時，仍不停止。倪秘書百端解釋，博士都不諒解。後由建設廳人員代為解說，博士才不再罵；但到底仍以倪電為不應該，着倪取回電單，以私款支付。此又一事也。

這幾件事，都是現下黨國要人所視為『小德』而不加注意的。試看要人們的行徑，住必『租界洋場』，行必『外國商船』，存款也必存諸『外國銀行』，若非『外國』的東西，不足以示其闊綽也者。這種陋習，視為為常；看看博士的行徑，能不愧死嗎？

奇書共賞

錫祜

公歷一千九百卅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林君交來游美指南一書，著者是藍博士紹曾。版本是三十二開的，寥寥十五頁，定價五元，校閱者爲教育部長蔡元培氏。真可設堂哉皇哉的一本要書！說起藍博士的學問，平心而論，是不可謂不博的！兼通英漢的上上人物，可是，惟其太博了，所以就弄得有點瘋狂，日前聞人家說：有一天藍博士身着禮服，搖搖擺擺，往福州格致學校接收去。語人曰：「教育部長命我來長斯校，今日即來接收，所有公文校具着即如數點交不得有誤」該校校長，素知他是有些瘋狂的，不之理，後來藍博士弄得無法可想，祇得垂頭而歸。於是傳爲笑談。今得博士所著書，早知其中必有可觀，打開一看，果然不差！真是病人也會起床而喜也。茲節錄之以投本刊，想亦讀者所喜看吧。

先介紹藍博士的履歷

藍博士的履歷真可謂「多乎哉多乎哉」了！若果要把來印名片的話，我想那名片字要比十六開的書面還要大的。不然就要用八號字來排了。且看——

- 美國中華留學生同盟會會員
- 福建建甌省立五中主任教員
- 超古中學校友會會長兼教員
- 福建鶴齡英華中學教員
- 美國函授大學院譯學博士
- 縣立文峯中學第一任英文主任教員
- 世界政治宗教科學宣講師
- 北京清華大學英文教員
- 毓英女子中學教員兼師範教員

中國中央大學兼留法英文教員
暑假中學聯校英文教員兼校長

古田厚生森林公司總理

世界青年會教育幹事兼建甯男青年主席

公使團員兼上海報主筆

福州三山中學教員兼演員

美國芝嘉高大學畢業學士

福建協和大學校英漢教員

美國衡省政治大學畢業博士

福州英華高中學校畢業

福建全省高等學校豫科畢業拔貢

福建全省大學正科畢業舉人

中央教育部視事

福建銀行委員

以上是他的平生履歷，一字不易地寫在上面，謂予不信，儘可函索原書。

再介紹他的『游美指南』

甲，封面及書末！封面是這樣的

藍博士紹曾著

游美指南

省議員朱立德署

翻開末頁即可看到如下的幾行字：

每本售大洋五員

總編纂 美國京師大學院譯學博士 藍紹曾
華國京師清華大學英教員

校閱者 教育部長蔡元培

印刷所 中華五二一書局

發行所藍先生省三（藍博士之號）本宅

各省書坊

各國書坊

上面寫：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乙，藍師紹曾訓話

書之首頁即為『藍師紹曾訓話』。格式仿總理遺囑，惟又不十分相像，牠是這樣的：

余致力國民革命之修進其目的在求中華五族全體之富強收回失地積極耕種造林開浚航權水利及聯合世界上真正文明之一等國共同奮鬥現在本國人民無論男女尚有十分之八未受高等教育凡我同志務須依照憲章各盡天職各鄉村祠堂廟宇創辦職業學校發展本能除一切不良之嗜好與習慣推廣實業俾國無曠士游民服制一律家有建國棟樑子女致蘭桂騰芳人人有自由親愛協助力作之健康精神以視中華民國生命克享萬壽無疆之福

丙，名人贈送之聯句

訓話之反面，有各名人之聯句：

一，美生藍先生教正

英漢貫中西促進中華新教育

才能兼今古復興故國舊文章

福州青年會學生魏稚偶題
北京國立學生楊竣德

二，紹曾先生青年會會正

道播全球教授青年飽覽經書遊萬國

學通一貫發揮妙理滿堂桃李逾千人

博士顏惠慶拜題
余日章

三，紹曾表兄藍先生夫子大鑒

英漢貫中西景仰創辦森林新祖國

才學兼今古素叨維新教育灌羣英

福州鶴齡英華中學校長 表弟陳芝美拜撰
美大學堂醫科畢業學士 妻姪朱功宏拜撰

四，紹曾譯學博士大鑒

教育廳廳長 程時燧拜賀
古田縣縣長 許慶忠

五，紹曾家嚴大人法正

南洋光景孔嘉敦請大人快來設教

中國地方待治默祝天君速派能員

華僑醫生長子藍潤華拜

丁，自序——自序之前有福建協大教員陳興樂與光澤縣長姪孫藍耀文的兩短序，無甚精采，故刪。惟自序一文，實很重要，故節錄之：

古人云千聞不如一見，余世居福建，福州府古田縣，始祖唐節度使文卿八公。世祖乾隆明通榜元江西懷仁縣知事。文學冠全國。祖父藍沛文，以建章知洲縣，性純潔，豁達有大度，余少好學；二十一歲，北京郵傳部咨文來校選擇英華本科學業資格之學生，與考新建設之全閩高等大學堂肄業，準備翌年普京進京師大學堂肄業，是歲畢業考試及格，由：松壽；姚文倬；陳寶琛；林炳章會同考取畢業獎拔貢；歷任大中學校長主任教員兼翻譯官，並考查各國政治教育。本春公暇特著遊美記一冊，都萬餘字以壽世。以為我中華親愛海內外學生子弟，並英美諸同事學友處世進身遊歷日本美洲之指南是為序

序之後，即一大串的履歷。上面已介紹過了，茲不錄。

戊，游美指南之內容

藍博士真可算是誇天下之大狂了。在書中許多地方都說自身問題，藍先生紹會省三（自稱）自福建全省英華書院畢業，並全閩高等學校本科奏獎舉人，旋于民國元年充美會館（女校名）主理：年僅二十四歲，不特英文精美，即漢文德文英文三角解析幾何，微分微積，英文理化，亦卓卓有名，且對於哲學經史地尤能提綱繫領，因在福州鶴齡英華書院青年會擔任會長時，早已研究有素，……是年（一九三一）余僅廿七齡，陽歷二月時忽得福州幹事尙愛物先生同朱立德先生快信寄古（古田）函開欣悉美國函授大學章君要聘一位由本國大學出身，英漢精通的人才，聘赴美國担任譯學之業。……余承胡師姑之贊許……以為此去可以飽吃歐美之風味，採取其精華而為建國之方略，……而光榮家國焉。……吾自己亦具一副絕大之抱負，（且看如何）：兩年回國，或任國府外交總長，或居上海担任編譯，月俸陸百元，何快如之。（原來這就是絕大抱負）。……夫遊歷雖可以廣眼界，增智識，而以吾二人（博士朱立德）。名望隆。比。崑。山。到處被人歡迎，尙見煩惱。……余曾經日本當事請去赴一學校演誨，用英語宣講，余體天立極，不得不用世界觀。……抱筆掃千軍，一字千金之主義，作文字宣傳之革命，將半生讀書得力之處一用利達之妙訣，作文字革命，著出中興之書籍，樂歌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竊仿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剷除中華民國障礙品，海內外學生子弟，果能繼余志，發揮而張大之，則余明年十一月十六日五十壽辰可以再遊歐美矣。……見我之英語侃侃直陳，……且章德明先生時將來計劃對我說明，曰二年後，我二人可由歐洲過徂中華，長駐上海著書翻譯，至薪俸每月至有陸百元之譜。（再提）我聞此言，內心不勝欣

喜。並感激朱內兄立德之知人善荐，及其明眼為其胞妹之擇我為夫也。夫從此果能守「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之格言作去。則將來文學之進步才幹之增進，閱歷之出色，經驗之宏富，筆墨之蒼老，名譽之騰芳，一面再選三十個忠信聰明富貴之青年（！）而栽培之，或藉手是股肱，輔助我轉移世運，改造中國，暇時再行自修法律，則前途之光明，當可高同星斗矣。……

書後還寫作「長聯一首以表素志」：

翻譯科書直接康梁新造脈

修明政治遠師湯武舊功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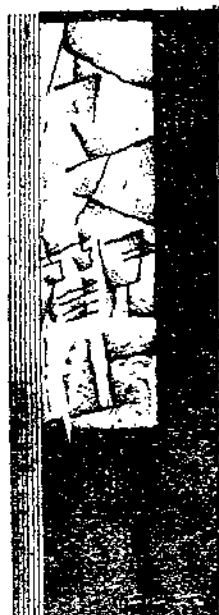
並作君子養源五言詩一首，以供新學界修養之資：

養得源頭活，官箴語採苟，情田資灌溉，心地蘊經綸，決豈東西益，益知左右均。印將天上月，流出古來春。免澤舍和久，蒙泉育德醴，汲從修井日，源少濫觴人。積並龔黃懋，渠分部白人，聖涯涵浩浩，膏澤遍斯民。

茲再錄藍博士撰教英文至樂歌以為教尾：

英才常聚會	淑女集如雲
開卷知中外	知音多上賢
外交到國使	內作教育師
得意游寰宇	拓胸寄古今
人知國學好	我且樂英文
桃李三千滿	聖賢十二傳
今年游美國	明歲客英邦
士林通英語	此世即天堂

（完）



林損書牘

國立北京大學國文教授林損，近與文學院長胡適開脾氣而辭職，其發表各函，文辭樸茂有直追漢魏之致，不愧北大國文教授也。因特轉錄於次：

△函蔣夢麟

夢麟校長左右，自公來長斯校，為日久矣，學生交相責難，稽不敢聲，而校政隱加操切，以無恥之心，而行機變之巧，損甚傷之，忝從執御，詭遇未能，請從此別，祝汝萬春。林損

△致胡適書

適之足下，損與足下猶石勒之於李陽也，鐵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於文字者微矣，頃聞足下又有所媒擊，人生世上，奄忽如塵，損甯計議於區區乎，比觀佛書，頗識因果，佛具九惱，損盡釋之，教授鷄肋，棄之何惜，敬避賢路，以質高明。林損

△布告學生

來學諸生公覽，損即日自動停職，凡選課者務祈繼續自修，毋曠時日，以副平素區區之望，是所至禱，林損謹啓

△別學生詩

終讓魏欺佛，難求鐵鑄心，沈憂多異夢，結習發狂吟，敦勉披襟受，餘情抵海深，吁嗟人跡下，非獸復非禽。

△致胡適第二信

字喻胡適，汝本亂賊，人盡可誅，律無專條，遂爾兔脫，然為杜威作夷奴，為溥儀作奴才，縱有他技，亦無足觀，況無之乎，嘗試懷疑諸邪說，祇遺臭耳，盍張爾弓，遣我一矢。林損

發售 預約 三文 壇 登龍術 章克標 著

五月十五日截止 同時出版

外埠寬放十日郵費為憑

預約特價一元正 (寄遞如需掛號)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中國潔白連史紙印 分訂上下二冊

文壇登龍術自出版問世以來，

譽揚與貶，抑嘵嘵衆口，此實因該

書確能抉摘文壇秘事之精英，道出

揚名之秘訣，成功之捷徑，轟動一

時，非無故也。茲因再版早經售罄

，致後來者均不能購得，實有負愛

好諸君之雅意；茲特商得著者同意

，印行三版一次，以副渴望一讀該

書諸君之高誼，此次用潔白中國連

史紙精印，分釘上下二冊，仍照初

版依中國古式裝訂，極清雅可愛，

愛讀奇文之士以及欲明瞭登文壇之

妙法者，不可不亟來預約也。

綠楊堂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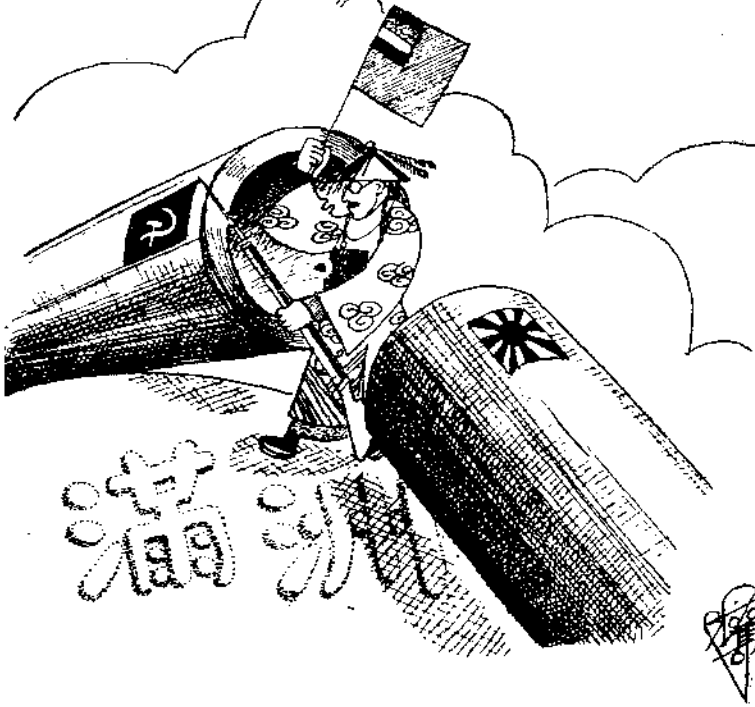
綠楊堂謹識

第一出版社

上海平涼路三三號 電話五三〇三

國恥感懷

“砲口間的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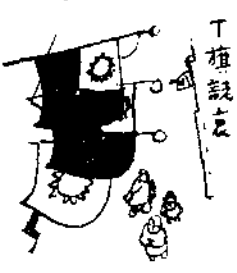


(作可權) 雲作然沛

備戒捕警



開會審訊



丁種說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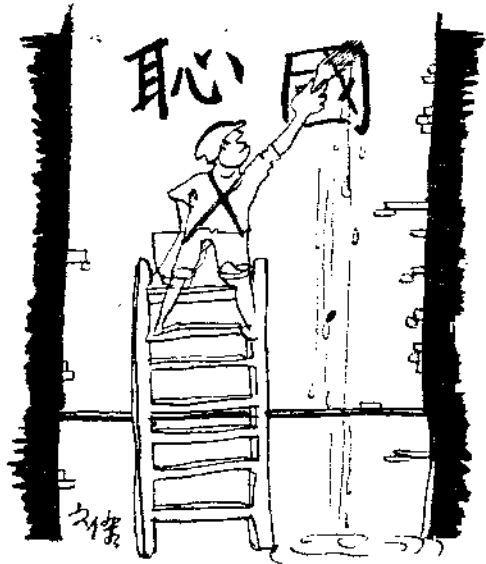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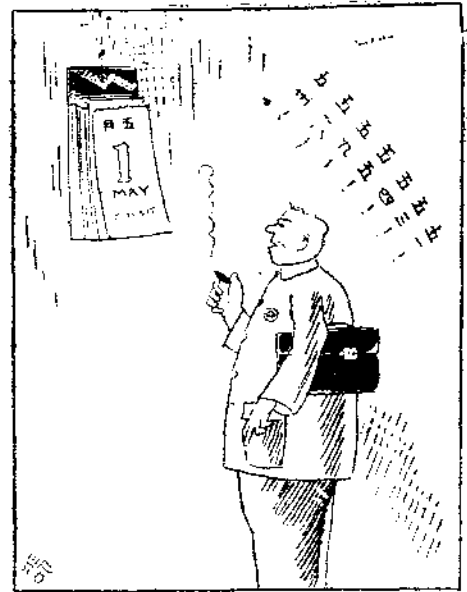


張貼標語

景即日紀念恥國
(作傑文)

五月紀念多休假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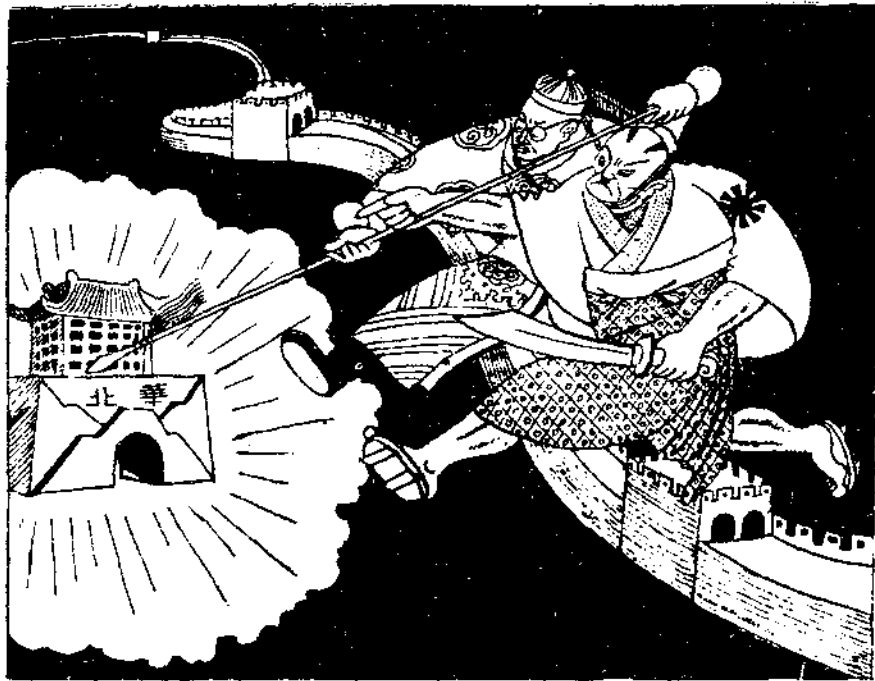
同光作



何日洗淨?

(文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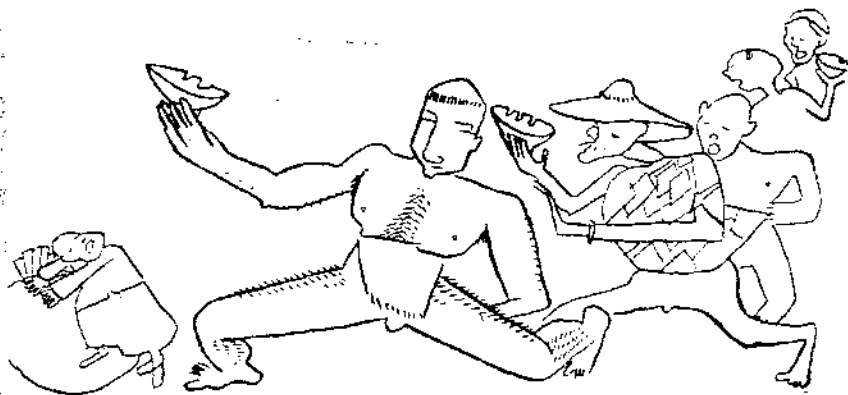
(作可權) 賊之面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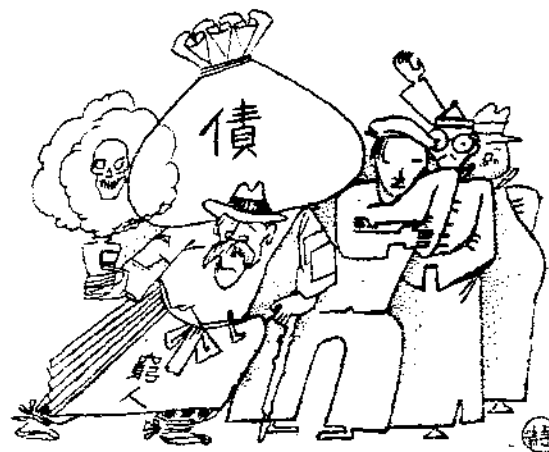
華北前夜

十月漫畫

陳靜生作



住，每羣食食民飢瓊
戶即抵結團團組荒崖
，強一隊，及織，發
狠入處，聯乞覓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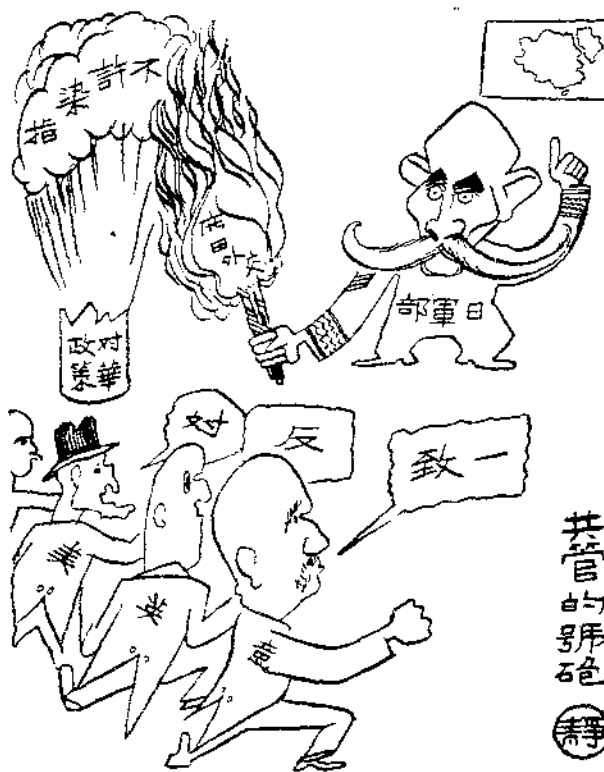


自振人虎狠人逼
殺堂買寰似如債



舞裙的甘
艷地

，犯如旋面玻教出乘今傳所為合地徒印
則有其宣，璃徒時汽日甚作一取反度
渠過從傳甘窗擲，車甘力之賤運消對正
將失者，地一碎為外地，宣民動不甘教



共管的野砲

為政世言中得所廣自
矚府界後國染謂田日
目，各，一指一發外
。甚國全宜於不表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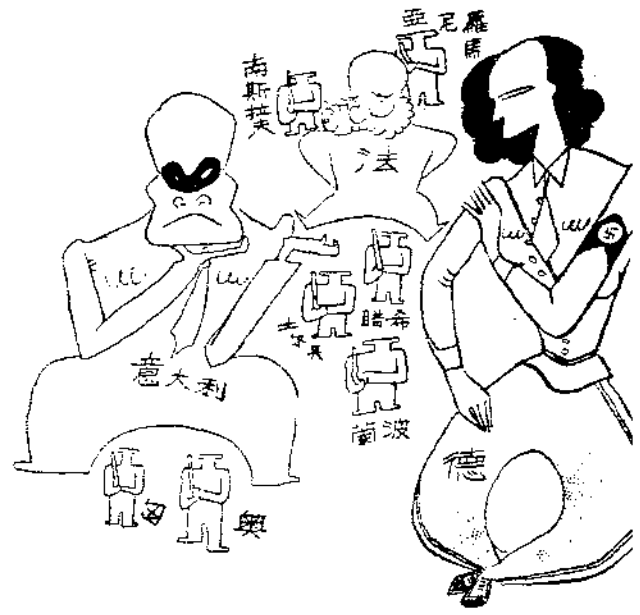


兩怪過過高浦海口向老鼠沙開砲並射機槍聲聞
數里警隊拾獲砲彈數枚該怪艦不知從何而來，
眾信保飛將軍從天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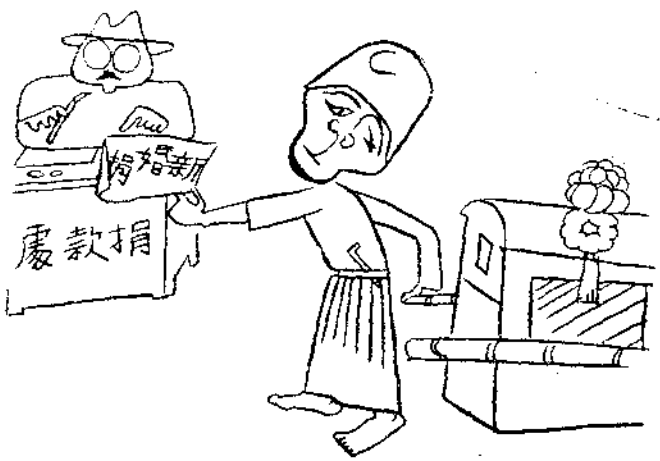
女局打館在，車人險街既岸紛兵間，遊湘開上
 ○裁出戰旅復夫力打上在，上紛水晚歷潭抵日



保整減排盾小法外
 障，軍除將協約長
 ○(一)備軍出國巴
 (二)而之方，爾部
 由不競案求為出遊
 各國許，下軍縮結納
 作德(二)一策波
 安國之(一)後蘭
 全之重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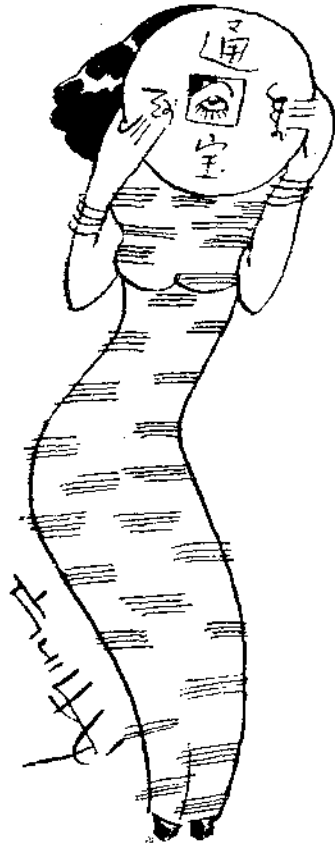


千被衝劇發警又減政反大市舉會
 餘拘突烈生察與俸府對會民行黨



，更捐元，歲月，分席十四元辦十務所縣不團外潮
 可多之一實捐七溪，捐二元三，日，，之一體，梅
 概，名角猪每元前花四元八角記招已近樽而征尚各
 見然，一中月四挑生十七角，錫商告以林足收有縣
 突而各分入十角運捐一角，新鴉公竊去銀，之警，
 ○舉縣，捐一五脚每元五柴燻捐開期年，例地區除
 一寄以三元分夫月七分草捐二批，各該如方或省
 反特上十五，捐二角，捐二十承特項區澄稅治國
 三者稅八角火每元二錢四十七續於捐公海、安稅

象社
扶會
剔現



「之觀此由」：論結之中章文
(作我忘)



品商與后皇
(作傑文)



國貨展覽會由洋貨愛
用者行揭幕禮
(林豪作)

登摩此如
(作我忘)

跳末到跳跳二跳一
作書王



兩個不同的跳



文壇

畫虎錄

楊邨人印象記

依子

-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雋永，事屬真實為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關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宜，若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前太陽社作家楊邨人，我

還是在一九三〇年的春天和他

見面的。那時是他來四川辦西

南大學，由一位朋友請他來三

台講演。他是一個細長的人，

額寬下巴尖的三角形臉，長頭

髮，有一臉的牢騷鬚，鼻下還

留了一點日本式的鬍子。鼻上

架有一副「脫力克」的眼鏡。

一上講台，就雙手稱着桌

邊，很細聲的說：「我不是文

學家，我不願作個文學家，同

時我也不願人們稱我為文學家

。」接着就講「五四以來的文

學運動」。（原題記不清了，

大意如此。）他是廣東人，但

講的滿口下江話，我們都還不難聽懂。

過後成都發生事變，西南

大學被封，當局要捉捕教授，

楊先生當然是最重要的一個，

於是很靈巧的跑到三台來。

成都報載：「楊邨人化裝乞丐

而逃。」而他却對我們說：「

我就這樣大搖大擺的走西門了

，他媽的！他們罵我化裝乞丐

！真是笑話！」說時很得意的

樣子。

在三台，曾到軍部去見田

頤堯，被拒。「媽媽的，我又

不會吃人，為什麼不見呢？」

深深的吸了一口雪茄，吐出一

團一團的烟圈。

他愛以四川的土話來和我

們開玩笑；那年秋我們同到上

海租房子時，房東問有沒有家

眷，他就說：「我的婆娘還沒

有接出來啦！」看他好像很認

真，而且土頭土腦的樣子，我

們就笑了。他還罵一句：「狗

肉肉！我的婆娘……」。

我的留鬚

君枝

說也奇怪，自己年紀不上

三十，留鬚已有七年。有人嫌

我迂腐，有人罵我癩三。養兵

千日，用於一旦。留鬚七年，

究竟有什麼用呢？——不是人

家問我，自己有時倒也忘了。

真的，這樣年輕留了鬚，人

家看來總是一件可怪的事。

杭州文壇播音

羅伽

寫下了這個題目，倒有點

後悔，杭州的「文」究竟有沒

有「壇」，現在我還沒有弄清

楚，那末姑且承認杭州的「文

」是有「壇」的。

杭州的一切是太消沉了，

杭州的人，沒有喜，沒有怒，

沒有興奮，總是那歷沒有表情

的臉孔，忠謹地做個規矩人，

同樣，杭州的文壇，也是規矩

而寂寞的文壇。

在以前，杭州的文壇也許

熱鬧過，文藝團體是多得如狗

毛，每個學校，都有這種組織

，有的也出點小刊物，在那時

，比較有點成績了的，要算湖

光社，灰馬社，黑貓社等，出

版的刊物有：湖光週刊，係胡

亞光等所辦，灰馬社係虞家桐

等所辦，出這灰馬週刊，黑貓

社，係樊大錫等所辦，出過黑

可怪的事，就來說說可怪的事罷！記得是七年前——當然是七年前了。那時候，自己還只有二十一歲。實在二十一歲以前，自己也留過鬚鬚的。只是時間不長，隨留隨剃。自二十一歲那年起，才堅定了留鬚的決心。如今長也不長，至多也不過五分罷了。至於爲什麼要「堅定」了「決心」呢？

那原是有個小小故事在。這故事說了出來，實際上也並不爲怪，是很平常平常的。

原是自己命也不幸，從小就聽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娶了一個毫不相識的女人。那時自己還只十八歲，因沒有能力，只得屈服。茹苦二年，終於脫離了家庭，跳出了地獄。那便是二十一歲了。可是偏想找一個對象，對象不給我機會。也不知自己面孔是否生得欠漂亮，然而在中學校時也曾做

過「皮堆」，（譯音，意爲小白臉。內地中學，均有此種術語。）那面孔何以尙有問題？至於學問，總算也會寫些東西，比之連信也不會寫的，當然是強得多了。說是錢嗎？平常零用，總也不至如何拮据，少則也有四五元一月可用；比之做店夥的，只有十二三元一月，也當然強得多了。可是自己雖然件件都算得很舒服，却是對象總歸是沒有。眼見朋友們愛上了，結婚了，生兒子了，自己心上就只有一陣一陣的酸。好了，還是毀容罷！留起鬚來罷！永遠給個失望罷！真的，永遠給個失望罷！七年以來，我原是一些沒有得着希望過呢！

女人所注意的男人。留鬚七年，就爲此用，就爲此用。

劉大杰再記 醉荔

本刊第二十六期載有芸生君的一篇文章，對於劉大杰略有描畫，但是很簡單，許多關於劉先生的事是沒有述及的，因此，我就本着我所知道的，再述一二。

劉大杰的確是個風流的人，但並不「生得瀟灑」。面孔是瘦瘦的，兩排牙齒露出唇邊來，看來不大美觀；然而他富於熱情，所以常常沈醉於粉紅色的夢裏。最近他在人間世發表春波樓隨筆，在「五恨」中有二恨是「青春易老」和「結婚以後不能再談戀愛」，我們在這裏也可以窺見他的爲人了。

據他自己說，他是生在一個非常窮苦的家庭裏的，幼時曾經替人放過年，有一次經過

貓半月刊，及黑貓三日刊，可是這些刊物，都是短命的，刊物停了，團體也無形解散了。

自從黃鐘文藝社在杭州成立以來，相繼有西湖文苑社組織起來，黃鐘社的主要人物，有馮白樺，衛子，陳大慈等，他們出了一種「黃鐘」週刊。西湖文苑社，是程一戎，高植，劉宇等所辦，出了一種「西湖文苑月刊」，這時，雖然有著這兩種稍具形式的刊物茁起，可是文藝小團體，却一天天的少了，沒有以前的蓬勃。

「西湖文苑」，終於是蹈了以前刊物的覆轍，沒幾期便壽終正寢，後來有幾個民衆實校的學生組織了一個，「西湖文苑週刊社」，在國民新聞上附出刊物，執筆者有史衛斯，孤島，西彥，洛蒂等。

「黃鐘」是變了半月刊了，並且還拉了郁達夫等撰稿，

一間學塾的門前，聽見別的孩子們的誦書聲，心裏羨慕起來，有空時便求別的孩子教他念，這便是他讀書識字的開始。後來他得到親戚的扶助，也進了學塾念書，念了兩年，便考中學，中學畢業後又考大學。因為他的家裏窮，而且親戚又不能多多的幫助他，所以他在中學念書的時候，在學校裏擔任一些很卑下的工作，藉以博得一個免費生的位置；在大學肄業期內，是靠寫稿子過活。在大學畢業後，他碰到了政府招考日本留學公費生的機會，他就報名應考，結果是被錄取了。他一共在日本念了三年書，日文弄得不錯。

這一個學期他在暨南大學教書，所任的科目有漢魏六朝文學，中國文學批評，歐洲文藝思潮和日本文學研究等科，我曾去旁聽過他的一點鐘日本

文學研究，那時他正在講江戶時代的日本文學，詳述以兩性間的關係來做小說題材的井原西鶴的一生，說得津津有味。他很稱讚井原西鶴的一代女，說它內容逼真，描寫胆大，足與我國的金瓶梅媲美。他說話流利，滔滔不絕，幾十個男女同學都聽得入神了。

(二) 報告年齡 一如

記得去年在××新聞上看見一段消息，說劉大杰先生因不識洋字而受復旦大學學生的奚落。我以為以劉先生這樣的教授，大概不至於如此吧？

本學期因為學校換校長的關係，新聘幾位教授，劉先生亦是其中之一。聽許多同學說，他很會教書，講話尤其流利。因此我特為跑去聽他的『歐洲文藝思潮』，看看到底好到怎樣。

我去聽他的課時，已是開

課後第五週了，不錯，劉先生

講話實在流利，神氣實在活現。其講書的姿態，真可與我們的風流哲學家後先暉映。他上台就在黑板上寫着兩行大字：『對人要自謙，對己要自誇。』這兩句話，經過他充分的發揮和解釋之後。我們的劉教授繼續說：『教書真是一件極難極難的事。欲教得好，尤其不容易，不知道同學們覺得我教得怎樣？』他剛講完這一句，同學們還沒有回答，他接着又說：『我想大概不頂壞。就算教得不好，亦不要緊，我現在還年輕，今年不過廿九歲，讀書的機會還多得很……』這大概就是我們劉先生所謂『自謙和自誇』的意思吧！

劉先生常對同學們說，他的環境很不好，幾歲死爺，幾歲死娘。幾時同人看牛。後來又如何積錢買書，又如何努力

算去到有點雄心。

在杭州，也有幾個成名的作家，如鐘敬文，李朴園，劉字，程一戎等，可是他們是太沉默了，除了難得寫小品文以外，不大有作品發表，或許他們的作品是放在保險箱裏，在『相機而動』吧！

杭州民國日報的副刊『沙發』，常常登點小品文，以前編者陳大慈也拉過幾個名作家？撐場面，現在却一點生氣也沒有，原因是編者的朋友太不幫忙，『沙發』是有人包辦的，外稿一律不收（當然是編者自己明白），執筆者却是編者去特約？來的哪！

其餘各報的副刊，尤其談不到，比較上，國民新聞的『飛來峯』，還可以『派司』。

寫下了題目要悔，寫完這篇文字，更其要大悔，因為我這樣肆無忌憚的瞎三話四，我

，如何成名。其敘述之生動，遠非一般老先生們講史記時之神氣所能企及。

劉先生又告訴同學們，某某先生曾批評過他說：「劉大杰先生真不錯，人既長得漂亮，年紀又輕，又有學問。」

以劉先生之聰明（由牧童變而為大學教授）學問，加之又年輕——廿九歲——，的確是個可人兒。所可惜者是這裏的女同學，年紀較大的，物各有主，而年紀較輕的，不要說劉先生只有廿九歲，就算他十九歲，究竟廬山真面目是瞞不過人們的眼睛的。

（於暨大女生宿舍）

關於了平

日人

因為他的筆桿子常是擱在手枱里，所以了平的寫作很少；同時這位先生有個毛病，疎生的地方，不肯投稿，我們覺得這并不是什麼好習慣。最近

更奇妙了，教人捉摸不定他的行止。本來這個人是個極其愛動的。記得還是四年前我們總算是同居（都是一個房東的房客，請別往別處想）了些時日，那時候他就喜歡各處跑，接朋友會一直接到神戶去。

了平是不高不矮的，一見面非常沉默，熟悉了之後，極其會說笑話。西服，神氣；中裝，威嚴。臉常板着，笑起來常傻笑，他不祇是文雅，並且很英俊，這些都流露在眉間頰下。他愛野外生活，在北平時常去野外打獵，有時用他的勝利品在歐美同學會設宴。他的交際很廣，來往的普通信件，在昔日多半是她（？）的手筆，

別的原因，她是「四小姐」。在現在「四小姐」的車子裏再也看不見那男人的背影了。

他曾當過甚麼「長」，很有許青年男女景仰他，服從他。走進他的辦公室，是苟言不輕笑的，直到現在，他的許多青年朋友都是敬愛他的。

這人很瀟灑，很乾脆；他對於女人不知懷着甚麼態度，他反對戀愛神聖，但是不見得不喜歡跟女子周旋，在許多的人光眼中他是「寶二爺」，在姑娘們嘴裏常叫出「玲」的柔綿綿的稱呼。最有意思的是因為他喜歡聽戲，跟一個女戲子結了很好的交情，她很有點意思吧，可是，在他以為那一個女戲子都是好的。

她跟了平起初也祇不過是個實際場上的普通結識，後來她迷了，了平到了北平，總住在她家。因為她愛看電影，他却喜歡聽戲，鬧了別扭，也許還有許是交際的手腕吧，就是他對

知道已經觸犯了幾位「杭州作家」，但我臉皮很厚，被作家申斥幾句是無關緊要的，我，只要有稿費可領就得啦！

記者案：可惜稿費幾乎等於零。

無錫文人小誌

阿雷

曾發表過長篇小說英蘭的一生的孫夢雷先生，現在供職於國辦威靈頓電廠，去年住在無錫光復門內，每天除辦公（？）外，抽抽煙（非鴉片）打牌，中南大戲院也時有他的影跡，生活很安適，有人問他：「孫先生近來為什麼不常發表大作？」

「唔！我嗎？還好，還好……」他笑笑。

邑人李白英先生，據說幼時曾一度落難海上，時屆年冬，大雪紛飛，李住在狹小的亭子間裏，沒有棉……不，衣服不夠禦寒，就裹在被頭裏，嘴

於甚麼人都不喜歡妄加批評，記得他在天津替大公報辦一個副刊時很吸引了全國的青年的注意；九一八發生了，他不知怎地不高興了，報館裏再也不能把那副刊延長壽命。後來在美國一家雜誌上寫了些東西敘述南方的事便知道他的腳跡往南方移了。

談到他的作品，很合一般人的口味，他給人們的印象，不是猛然的一拳，却是梳梳地

談女作家出路

冰炭

在這個不景氣的年頭，經濟恐慌的狂潮泛濫于整個世界上，各業莫不受其影響而蕭條空前未有的嚴重打擊，儘管書局方面應用了種種引誘主顧的玩意兒，門庭依然冷落！這結果直接影響到作家的稿費暴跌，及版稅歉，宜乎著譯盈車之作家仍叫苦連天，紛紛改業了

發癢。他往往說出一句話，過了半天才聽見反應的笑聲或悲啼，他離開了北平便再也沒有發表過（？）長篇作品，或者他現在很忙吧？他決不窮忙，因為他很闊綽，有人說他香港去了，是的，在兩個月前的香港出版物上我們讀過他的篇「憶薇姬尼」據他的朋友說他手裏現在有部長篇的東西，但是他不肯發表，說是還要修改呢。奇怪！他不愛到上海，他

上海的作家之羣，改業已屬司空見慣之事，不足為怪。不過，最近（按已是前月之事了）文壇上發生的這件事，確是前無古人（也許後有來者。的盛事，盛事維何？即女作家（？）投筆從「舞」也。據說，那位「女作家」曾自撰二十六字之新詩作廣告，

除了因為去望他父親，他輕那不大來上海。不知愚園路上易位「草頭小姐」對她這位從前的朋友不肯到上海作何感想？

× × ×

文人在廣州

李三郎

許多人以為文人所過的生活是有意義的，其實，在不景氣的現階段下，中國的文人生活總是困苦的。不消說到處是一樣，尤其是在南國里，希望要靠稿子討食的，是萬萬分的不可可能，這是經驗告訴我的。

廣州完全沒有稿費的定期刊物，而且可以得到稿費的報紙副刊也是寥寥。越華報現象報的副刊的稿費是賤的很，往往每千字只得毫洋二三角錢的。還是專寫無聊的文章，新文學的人們永不會進這條路的。只有民國日報的兩個副刊，一個專登學術的論文，稿費也不多，每千字毫洋一元五角，可是，投稿的人們多得很，往往是中山大學的教授們佔了重大的地位，寫新文學的人不消說是走不通的。只有東西南北（舊日黃花）一個文藝副刊，提到這里，總不曉得屈煞了多少的文人，因為編者往往剪取別處的稿件，以為已利的，縱是發表了外稿，三千多字也只發給一元多則兩元間的稿費。所以，文人活在廣州要是靠賣稿討食的不是死路嗎？雖然上海也是同樣，比較起來相差得很大了。

裏嚼着大餅油條，看看小說……

近來寫信他的朋友，還是曬着苦悶煩惱，大約日來境遇沒有孫一樣好吧。

表示其伴舞之所以。其詩爲：
「人生的意義在那裏？我要認識社會！新生活的嘗試！今宵在×××（舞場名）」此風一開，今後女作家又多闢了一條出路，誠是所幸之至。

創作之有賴於現實生活之實感的豐富，在今日已是不可否認的真理。在外國女作家中吾人可以舉出數位其實踐經驗充實而寫出偉大作品者來做證：日本的林芙美子女士，自少做小販，充下女，飽嘗漂泊生涯，卒之寫成其不朽傑作放浪記，一躍爲日本第一流女作家。又如德國的寶登女士，在柏林最大之飯店充三個月之使女，（因爲欲寫大飯店中的生活之故。）因此她根據經驗和印象，寫成大飯店一書，馬上獲得各方的讚美，而國際間稱讚她的人竟把她比之已死的英國小說家本勒特（Bennett）的

皇宮飯店一樣的富麗與充實。

但是肯如此下苦工去追求作品之充實，偉大，深刻的女作家，中國誰說不是寥若晨星？我們平心而論，一般中國的女作家，不是深居閨房，閉門創作；便是整日追逐「名作家」，整日出入編輯之門，捧場，撒嬌，吹牛，獻殷勤，以冀「名家」報之以青睞；負責介紹登壇。大約中國的「女作家之羣」舍此二者莫屬。而今，王

詩人（？）竟舍前面那種種「登龍術」，從現實生活之探求，做一番刻苦工夫，其志誠可嘉，我們焉得不對之肅然起敬？不過，體驗生活與充實生活，而須從紙醉金迷的舞場中去從事，事情却有點兒「幽默」，或者近於滑稽，荒謬。如果爲了寫作而從事實際的生活之體驗，應該如左拉，福勞貝爾諸人一樣的去下層社會間體

驗。所以這位女作家的「認識

社會，新生活的嘗試」云云確有點吹牛之嫌，按嘗試之生活「新」可謂「新」矣，對於偉大的作品之產生的訓練則未也；「社會」更不能深刻的，充分的「認識」！揭穿了布幕講

，爲了稿費難於生活，所以逼得趁青春尚在，臉孔猶嫩之時，從事掙抱生涯，以鞏固日後生活的基礎吧。所以呢，這位女作家，其伴舞之所以，無他，實爲「錢」。我們應向她表示憐憫與同情。而且，在上海這樣惡劣的環境下，我們昔日的作家（？）今日之舞娘，在絳色的燈光下，芳芬的雲團裏，少爺公子的懷前，久之，久之，安得知其不受了經濟之威脅與誘惑，而與其他舞女一般黑：一般的走上墮落之路——不出賣其肉嗎？庸人如筆者，實在有一

點杞憂。

假如女作家王詩人（據說她曾作過詩），如果能潔身自好，並且能把經驗與印象，深刻的寫出來，暴露一班過着紙醉金迷生活的人之荒唐與罪惡，自然，這是我們萬萬分盼望的。

記者按，聞王女詩人，近由某律師之介紹，任職於東吳同學會，在大陸商場，任接應之職，此爲又一種新生活也。吾人對於他人，似可不必苛求，入活而須要吃飯，乃是鐵一般的事實，爲吃飯之故而有何種作爲，乃不得已之事也。天下頗辦已有飯吃之人，因思吃更好之飯而不惜出賣其人格者，對於弱女子，更何必多言。不過女詩人能因此而在實生活上增加頗多之體驗，增進其創作力，真個做出大作品來，那我也知冰炭君同樣，表示欣賞的。

鄉村趣談

黃壽和

沉醉於城市生活的人們，他會熟識於那燈紅酒綠，紫醉金迷的香情豔史，可是，在這大自然懷抱中底農村裏，也包含着不少的趣話奇談，看吧，讓我把鏡頭揭開，放映光怪陸離的滑稽趣劇：

一 民治精神

聲從狹窄污穢底街中傳出，兩塊『肅靜迴避』的木板已映入眼中，這時，人已擁滿了街邊，婦人們忙着把煙爐供在門前，香煙繚繞，街上，頓然現着慘霧迷離的景象。

北帝爺從一羣的男女擁着過去，婦女們跪着，把頭低到土上；一個烏黑的大髻，似誰遺下的大堆牛屎，

副區長掠了下光滑的頭髮，整了整漂亮的西裝，大步的跑回區公所裏，帶着慎重的口吻：

『喂！陳區長！他們居然抬着北帝出遊了，他們曾得到區裏的許可嗎？』
正區長把煙槍放下，噴出濃濃的一片雲霞。

『遊神嗎？沒！他們沒有到來請求過。』

『啊！豈有此理！立刻派警察去拉他！迷信！迷信！』

新加坡的斷片

辛子

(一) 小言

這次乘假便，得一觀準殖民地的新加坡；這樣一個南洋的黃金之島；而今受了不景氣的影響；中國僑胞是一批批被迫回來，說來也很淒涼了！

逗留了三個星期；拉雜寫下一些印象；或許「十日談」的讀者覺得不致全無價值罷！

(二) 眼之所見不景氣

看到每隻外洋輪船載着成千以上的華僑回來，似乎還不相信南洋真的是那麼不景氣，至少所感到的不景氣還不致出乎想像之外。眼睛看到的才是真實不過的，我的確確是眼視着不景氣了！

我真不會相信我是在新加坡唯一熱鬧的大馬路上走，並且還是陰歷正月初二！在保守性極濃固的華僑心裏，對於新正是不會隨便放過的吧！但是我聽不到一絲爆竹聲，路上的蕭條是令人驚駭的，一連着十幾間的店舖關着門，是在每條大街上看得到的事，起初還以為是新年休息，到後看見了「To Let」的招租條子才不禁深呼了口氣。當然，僅僅一天的會面，我是不可能也沒那樣的能力可以考察到新加坡經濟破產的內層，並且所以不景氣，並不是單純的問題，而是整個資本主義崩潰的過程中底必然現象。殖民地的新加坡，自然是逃不出悲慘的惡運，觸目所見，就露骨地是表現着不景氣，我們是一點也沒有什麼驚異的！

除了商店的關閉，表現出一般人民購買力的貧乏之外，就是交通工具，如電車，公共汽車，也往往僅僅一個司機載着一個售票員。這些原因很簡單，因為有着大數目的人民，連麵包也沒有吃，消費是自然更談不到的了！

可是，新加坡並不會冷靜；電影的大腿廣告仍舊用最刺人的圖畫豎立在街邊，寬

「不！不必！你下屆還想做區長嗎？他們信從我們的話，選舉我們做區長，也是爲了一點利益，我們難道連一點遊神利益也不給他們，……忍耐一點，下屆的區長包管還在我們手裏，……哈哈！坐下來吸口吧。後天到我鄉下走走，我鄉下正遊觀音，哈哈！好嗎？」

「啊！民衆爲甚麼選我們出來？」
「哈哈！傻子！這是要發揚民治精神啊！」

二 一羣鴨子

婦人底春光，從輕淡底白雲裙裾中探出臉兒，瞧着這春色撩人底田野，一片片廣漠的稻田，稀疏地散着苗條底野草，深花翠葉間站着一埠埠的木椿；非常疎遠的排成一條長蛇陣，曲曲折折的消逝在青翠底山間，

黃老鬍子像帶了了不得的消息，驚惶地逢人便說：

「弊啦！公路無論如何要從村邊經過了！——金村的陳二爺親到城裏請求，已取消了他們鄉邊的路線，弊啦！我的菜園和全福，老四，亞勝……十餘人的稻田，都橫橫地切斷，而且在兩日內我們就得要開工築路，鄉公所已經到了甚麼「訓令」……」

事情顯然的十分重大，一兩刻的工

虹 (Noonlight) 燈，夜來驕傲地映着來人。最新式的六汽缸卡車風馳電逐地駛着，舞場裏溢出香檳的香，粉脂和肉的香……

(三) 人種和階級

新加坡可以開個小小的人種展覽會；路上，隨時隨地可以發現得到軒昂高貴的白種人，偃背佻腰枯瘦的黃種人，黃而帶黑的馬來土人，以及和炭一樣的黑種人印度底吉甯仔人。而這些的階級性，也就照了皮膚的顏色而定文明和野蠻。

不列顛王國的驕子，盎格魯撒克遜優秀的種族，統治着世界八分之一的殖民地，自豪着「凡有太陽的地方，就有咱們的國旗」，這些正是白種人，而他們統治着新加坡，他們是新加坡的主人，他們是新加坡最高的階級。在他們的眼裏，凡是一切有色的人種自然是野蠻，所以他們也就以世界的主人自居。自然的，在電影裏常常得到的怪相的黃種中國人，在這樣情形之下，勞苦的工人們，小販，人力車夫，無疑地就在他們的皮鞋尖和皮鞭下，賞賜英王陛下的隆重的恩典了。

然而，中國之賤，給馬打仔 (印捕) 用木棍打者固有，可是，站在同一個階級地位的資產階級，倒也不會因了種族或國別的差異而受白眼。反之，正因爲同一階級的利益，帝國主義是優待中國的大資本家們的，帝國主義利用了這些資本家來鎮壓中國僑民的反抗，所謂中國領事館，就成了這麼一個傀儡的空架子。至於那些大資本家，他們也自詡着是「新加坡的開拓者」，的確他們，是掌握着新加坡商業的樞紐，一直推之於他們三代祖宗以上；據他們說，今日新加坡之會那麼繁盛，全是三百年來華僑努力的結晶。這些話倒是百分之一百完全有理而正確的。在馬來島上，百分之六十以上是華僑，在礦山裏的錫工，割橡樹的工人，以及開舖的，做小販的，無一不是華僑。可是，三百年來，一直在人家統治之下，等到最近政府頒佈了限制華人進口條例後，他們開始覺得受排斥的悲哀，但他們還存着一點希望，以爲祖國會幫助他們。另一方面，他們又不願返國，因爲祖國的影像在他們的頭腦裏太壞了；旱災，水災，兵災，

夫，全村已沸騰地討論着這事，

『丟那媽！給白白佔了去，我今年耕甚麼？』

『田已白送了出來，還要我們自家去築路！工錢又不發，我們的田，白白拋荒嗎？』

『築路！偏偏又在春頭天，耕田，插秧，都不用做了！』

『丟那媽！春頭天偏又沒雨水，天天車水，耕田，那有時間築路？丟那媽！不睬他！』

『甚麼「訓令」，只限半月築成，一天不許多，多了，……』

『：政府就不講理嗎？叫他到來看，我們今年不用喫飯。送了田，還要自家築。……』

時間飛一般過去，一天，兩天，……農民們每天依舊牽着牛，招着水車，在田間做活，築路的事，漸漸模糊了。

這是一天清晨，一隊武糾糾的警察，團團的圍着了全村，警長指揮着：用一根根的長繩，把村中的老老少少！除掉婦女！一串串的反綁着，直趕向城中走去，號哭，呻吟，嗟嘆，冷笑的聲音，劃破了寂寒底春空！

十日
一面白旗寫着：『抗築公路』四字，領着一羣頑固底鄉愚，他們！頑固的

捐災……遠不如在帝國主義的翼翅下過平安的日子。可是他們對所謂祖國却仍舊懷着莫大的熱忱，他們對祖國的政治底黑暗一點也不明瞭，他們血汗換來的金錢，在救國的欺騙口號之下，大數目的匯寄祖國，送給軍閥買槍砲，製造內戰，而他們，還可憐地被人賜着「熱心」的榮譽。

——這，就是在新加坡，我們所看到的華僑。

至於本地的馬來土人，除了當汽車夫，警察，馬路工人，算是較高等的職業外，其餘的替人管守園林，沒有多少出息，因為他們是被征服的民族。

亡國奴的吉甯人，那在白種人的眼裏是夠不上「人」的資格的。在一般人的眼裏，這些罪人，看起來真也是頑冥不靈的劣等民族罷了！

但歷史的巨輪向前推進，事實上，長時期被壓迫總不致竟成麻木而不知反抗，一切弱小落後的民族是野火般蔓延着反抗的火花了，爲着參加解放運動，而在白人的機關槍下犧牲的，雖然御用的報紙上發現很少，但這些血紅的事蹟是常常傳遍在馬來島上的。

(四) 巴利和賣茶女

如果到新加坡，不巡禮一下巴利，那新加坡華僑的市民大眾底生活決沒法瞭解；所謂「巴利」者，白天是菜市，晚上就賣茶賣咖啡，一切點心担都出現了。這時，全個巴利都是人，東一桌西一桌，在炎熱的一天中，這時候可算得最熱鬧的了。

在巴利裏發現不出一個斯文的高等君子，赤着上身，袒胸露臂的「三星」流氓却不少。而人數佔最多的，還是些小夥計，苦力；他們一天勞動完後，到巴利裏來喝杯咖啡，當着眼前的賣茶女，開玩笑，解解饑火，算得是閑散而爽快了。

新加坡的喝咖啡等於廣東人的「飲茶」，以咖啡嚮客算是大禮；因此全新加坡的咖啡座開得非常多，杭州式的女招待也應運而生了。

女招待普通稱謂「賣茶女」，在全新加坡的咖啡店，假使不僱用這些「賣茶女」，那

鄉愚，三五個一串串的綁着，從這街走過別街。一陣鑼聲響過，他們發着悽噁的聲音：『抗築公路的照樣！』兵士們全副武裝，如臨大敵，跟在他們的後面，觀光的，人山人海，多熱鬧啊！

『哈哈？好像趕着一羣鴨子！』這是一個小孩的笑聲。

三 白石奇談

鄒長帶着萬分憤激，惶恐的神色，蹣跚地走回鄉公所底辦着廳——華光廟的佛殿前。後面跟着十幾個蒼老的苦臉。鄉長用勁的把油垢沾滿底氈帽往桌上一擲，發着破銅般底悽號：

『丟那媽！欺人欺到臉！白石明明劃在我們的鄉界裏，前年已由縣致府派人劃定，丟那媽！今年他持着區長是他們的老宗，田畝調查員又是他們的朋友，硬要把白石劃在他們界內，丟那媽！欺人欺上臉！他們還聲明無論如何要把白石炸碎，……』

鄉長顯然是十分悲憤着，十幾個蒼老底臉孔，也滿露着不平與悲哀的神色，——這，從他們緊張的，蒼白的臉上的肌肉看得出來。

『丟那媽！怕他嗎？別處可以不爭，這一塊白石，是我們全村的命脈，他炸去了，哼！……』

簡直就用不着開店，包你一個月後關門大吉，這理由很簡單，當然那些賣茶女是有一種魔力，這魔力不用說是專門在引誘顧客的，那就是唯一的肉感；我曾在一個晚上被人請在一家咖啡店裏喝咖啡，看到了一位着出單翼紗的女招待，乳房，屁股在短窄的襯衫裏半裸着；於是我才恍然：咖啡喝着原是興奮的，當前的肉感却是興奮加上刺激！這真怪咖啡座的天天滿坐着顧客了！

但巴利裏的賣茶女較來得『正經』些，她們一樣地穿着紅紅綠綠，却沒怎樣地太肉感，可是打罵賣俏，穢言淫語，下流式的調笑倒是司空見慣。因此，她們的收入，單靠小帳，一個月就祇少有四五十塊錢的進帳；在全個南洋的不景氣中，男子們要想賺三四角錢，要做一天的苦工才容易到手，而她們憑着肉體，隨手可以撈着錢。這並不奇怪，在資本主義的崩頹中，這些畸形的現狀，却是必然的。

我愛着巴利！牠充滿着都市底詩底風味，在昏黃的電燈光下，烟霧裊裊不絕地迷漫整個巴利，人聲，笑聽和木履聲混在一片。談論着國事的，商量着生意的，和『三星』們爲了打架事的談判。

都市解剖的橫斷層，巴利是罪惡的，也是詩的。

油頭速寫

夢怡

異鄉人在異鄉的江南混了四年多，本打算落籍江南，世世代代活下去。但一切總是難如人願。爲了不穿藍布長衫，賤賣靈魂，小小的飯碗竟打破了。生活所迫，又不得不回轉到故鄉去另圖生計了。現在將南歸途中的印象，作一淡淡的速寫。

街景

所乘的船經過油頭，有半天的停留，於是上岸去，匆匆遊覽了油市一遍。汕頭的街市，具有南中國都市的特色。每條街道的建築物，在最下的一層，必留一條走廊。這在上海，僅法界公館馬路才有這樣的設備。

「媽的！他馬屎憑官勢，拚命也和他博一博！這白石把龍眼溪的咽喉塞着。他上村的一口煞氣吐不出，全村人也出不得色，他早就存心要炸去，……丟那媽！誰怕他！」

「他娘的×！給他炸去白石、龍眼冲這口煞氣衝下來，我們下村的全村性命都不保着！這煞氣是非同小可的，前年城裏的「如來眼」給我們看過，他說若白石一旦沒有，上村就會如龍得水，立刻要飛黃騰達，我們下村都要做他的脚底泥，哼！我們的性命保不着？這先生的話是很靈驗的。」

「丟那媽！區長，甚麼員，皇帝也不怕他！他要炸，拚命要和他拚一拚！馬屎憑官勢！」

人是越聚越多，正誼，憤激，痛恨，橫在每一個人的心上，他們放高了野馬長嘶般底怒號，謾罵着，準備着，——猶其是青年們，

「我們大家準備着家伙！丟那媽！動他一根草兒，也給他十個穹窿。大家準備着家伙，和他拚一拚！……」

太陽在東山底低谷裏，張着微紅底臉孔，訕笑着這冷酷底人間，一灣溪水，曲折地流過翠麗底田間，一堆聳立底石塊，獨立在溪水的中流，把澄碧底流

但汕頭市的建築物，一般看來，簡直蔽陋不堪，一點也不美觀。每間店舖，又狹又高，好像一個長脚的瘦子。宏壯的大建築物，一個也沒有。看了汕頭市的姿態，可知汕頭沒有一個有藝術修養的建築師；同時也可知汕頭市政當局與地產老板是怎樣的苟且敷衍。

還有，所有的房屋，都用水泥鋼骨造的。普通有三層的高，最高的達十三層。水泥鋼骨的骨架，有許多的「水平」，簡直歪斜得令人可怕。我敢下一預言，汕頭一遭地震，所有街市的建築物，一定要全部倒毀。

馬路

汕頭的馬路，大部是光滑的柏油路，可惜又狹又灣曲，簡直找不出一條筆直的馬路。

馬路上的主要交通，全靠公共汽車，短程半毫，全程一毫。總算是便宜的了，但車子常常是空着走。

人力車的生意被公共汽車搶了，漸歸淘汰之列。但失業的華僑，一批一批歸國，有些淪為人力車夫，所以街上到處還可看見許多很閑散的人力車。

客棧

汕頭是韓江流域的吞吐口，廣東第二的經濟中心區。但汕頭的經濟基礎，可以說是建築在華僑身上。當華僑在海外（主要在南洋）得勢的時代，汕頭也就跟着繁盛。近年華僑的經濟基礎，被世界經濟恐慌的衝擊，由動搖而崩潰。以前每年由汕頭經過的旅客，平均有一百五十萬人。由海外匯回的現金，平均有五千萬元。現在各地限制華僑入境，每月由汕出洋者不過一千人，而歸國者每月平均五千人。匯回的現金，不但為數無幾，甚至反要由內地匯款至海外去救濟親屬。因此，專靠往來旅客為業的客棧，營業無不一落千丈。據說以前全汕市有客棧二百餘家，現只剩十餘家了。就這十餘家，也還是在艱苦中掙扎着。

水分開兩條小尾巴，

幾個鄉人，在石塊上鑿開了一個大孔，把一包一包的火藥塞進石洞裏。……

一片吶喊聲響，幾個青年人，領着一羣武裝鄉民，向石堆邊衝去，吶喊，狂呼，猛獸般底怒號！

接着，上游的林中的，碰碰撞撞！槍聲響了，這邊，卜卜卜！……開始着一場慘酷底悲劇！

一九三四，四，二〇日寫

常熟新運提燈記

M. S.

陰歷的三月初，是某某大菩薩的生日。照着此地以往的俗規，一清早，就有整批的善男信女，像潮水樣滾到西門外的山廟裏去，那是多麼熱鬧的場面呀！但是，熱鬧的還不僅此：人人都知道，今天是菩薩生日，好日子，又是新生活運動，晚間還要提燈！

於是，吃過晚飯，我們也走在了街上。

街上，已不像往常的陰寂，電燈點得份外地亮，到處翻着人的潮；雜亂的聲音，喧器得什麼似的，連收音機播送着的老腔蘇瓏也聽不着了。每個店鋪都已忘記了生意，門口那麼密麻地擠着一層層的人，全在轉動着興奮的眸子。

銀莊

海外各地華僑的匯款，多靠銀莊解匯到內地去。當南洋一帶在好景況的時代，每年有五千萬現金由海外流入汕市，銀莊無不生意興隆，獲利百倍。近年只有小數往來，加以農村經濟破產，各埠商業不振，銀莊無不大受打擊。我在一家客棧裏看見一張汕市銀莊一覽表，表上註有「倒」字及「暫停」字樣者，在八十八家銀莊中，竟占了三十家，幾乎占了一半。從這一點，也可見出汕頭經濟恐慌的深化了。

賭館

在汕頭街上巡禮，街上似乎很熱鬧，但細細一看走着的人，多半是失業的閑人。幾條鬧市，處處可以發現倒閉的店舖。

鴉片煙是公開賣的，烟館裏沒有進去，不知橫陳榻上的風景。

賭也是公開的，到處都有賭攤，全市最熱鬧處，要算是賭館了。據說有些倒了的店舖，多改為賭館。無怪到處都可見到賭館。

正當的生產事業，不是停頓，便是破壞。一般人既不得正當的職業，就轉向到僥倖的路上，去謀發財了。這也可說是賭業興旺的一個原因。可是賭業雖盛，而承包「賭餉」的人，近來無不蝕本。即此亦可見賭的程度已削弱多多了！

花捐

農村破產的結果，好女孩兒都被拐到都市上來賣肉了。汕頭的公娼，據說就有二千。私娼無統計，但看汕市公安局對付私娼的兇惡，可見私娼的猖獗。汕頭公娼營業的所入，大半被當局刮去。當公娼的襟上一定要帶花，這花一定要到公安局去買，一朵花值五十毫子。登記領牌要錢，自不必說。此外所謂花捐者，真是繁重之極，叫局要捐，度夜更要捐，即短期「打一砲」也要捐，叫一個局要五十毫，花捐局倒領去了三十毫。夜度資不拘多少，繳到花捐局的規定五十毫。不先繳捐而接客，一經查獲，百倍以上的處罰。因有這樣的麻煩，即嫖客亦無不叫苦連天，弄得花柳界的景氣，蕭條

這時，提燈會還沒有來，我們夾在人的潮裏滾向寺前大街去，滾着滾着，像碰到岩礁的激流，突的捲起一陣回浪，於是大家後退了；我們也停了腳插在街傍的人叢裏站住了。

大家的心裏，都以為該是到了吧？但是並沒到，儘是倒滾着人潮。散宣言的走過身邊，遞來一張紙接着，却不是宣言！上面印滿了紅的字，某家店鋪的廣告；於是扭起一團，揩了手汗，丟去啦。

終於匹匹拍拍的火炮聲，在街空上響起來：站在下面的人叫起驚極，眼睛一睜一閉地當心亂射的火星。人聲更要鬧了，背後凳上的孩子，那麼地樂得跳起來，可憐的娘姨，恐懼地拉緊他的右膀，連叫「當心跌下」！

街兩旁密佈的人頭，旋向了一個方向，像是一顆顆堆着的沙岩；五顏六色的紙燈，跟了「縣黨部」的日布旗從沙岩中間流出來了。閃着亮光的紙燈上的小電池，如同照到陽光的水面那麼地瀉了下去。

提燈的行列，冗長得古怪，過了一批又是一批。每日新聞社的牌燈上寫着縣長明日去省的新聞，表示消息靈通，極望人人定一份他們的報紙；冠生園以

萬分。不過私娼倒因此而活躍起來。

學生

在馬路上碰到很多學生。大中男女學生，多是穿制服的，而且都是很樸素，國貨土布的料子。女學生的服裝，灰衣黑裙，上衣很長，裙子很短。膝以下露出兩條黑襪裹着的腿，走起路來很是活潑。臉上全是本色，淡淡的栗子色，撲粉塗脂的簡直沒有。男學生多着黑色制服，戴制帽，精神很好。這是我所得的最好的印象。

公園

公園到處有，為何特提汕頭的中山公園？因為區區一個汕頭市，竟有一個設備很好的公園。像汕頭這樣的公園，在大上海市就找不到（當然是指華界的）。

這時正是暮春，但南國隨時都有花，故公園裏到處都看見花。落葉樹少見，有樹木處便有濃蔭。最撩旅人心者是榕樹。遠看榕樹，好像摩登姑娘的烏雲頭！江南的柳樹是很可愛的，但看了南國的榕樹，倒感柳樹太柔弱了，榕樹是健美的。

及許多的綢緞莊大商店，全有燈綵參加；着性子。夾在人叢中的青年女人哪，她們燈綵上綴着的廣告和「新生活」一樣的清清楚楚是多麼地不尷尬呀！在她們身邊擦着的男子們，一個個發出幸運的笑了；有人想着

「忠孝……仁……禮……恥……」一般這些男人們太不那個了，太不「禮義……腦兒數不清的標語燈啦，旗啦，全從這頭

走到那頭去了。堆着的沙岩亂活起來啦，拖著疲乏的身子，溜出了人潮，回到

人潮又流盪了。可是已不像先前的安靜，屋裏，時針已到十點上了。大家都說着了也許每個人大興奮吧？大家瘋狂地推拉着

次大熱鬧，我也覺得如此。於是倒在床上，就那麼地擲起熱鬧的

了東西，他們忘記了標語忘記了一切地使

冒失鬼談話

J. F. HECKER 著
曾迭高華合譯

沙：（興奮地）那個當然，假使你是個馬克斯主義學者，你一定記得馬克斯最后一篇關於「佛奧白」的話：「哲學家對於世界各有各的解釋——我們任務是在怎樣改變牠。」

這就是我們哲學的目的。這顯然是挑戰式的，我們的目的不只在解釋以前的事，但事實上，我們也是因歷史的觀察而發見人生的規律。我們的主旨是在使哲學成爲一種方法，來指引社會，並解放人生的不安，這種不安定的狀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尤其顯著的。

銀行家：你大約是指目前的不景氣吧！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因大眾失去了信用而造成的混亂局面罷了。

沙：我指的是牠和其他一切更多的事態。

議員：我來告訴你吧。我們的商人和我們的總統都很明瞭目前的難題。我們已沒法去對付他了。我國的總統不久要召集會議來找一個辦法哩。

教員：對不起得很，議員先生，我對於白宮的樂觀，很少信仰。這情形比一般人所知道的更爲嚴重。我們不要離開哲學問題吧。沙同志，你不是說共產主義者，深信哲學能設法實現，使社會有合理的發展的可能嗎？在我想來，假定這真能實現，這能成就一種社會的現象，蘊藏着至高無上的能力的。假定民衆不被恐怖或迷信，僥倖心所引導而受一種確切的人生哲學來領導，用科學的方法

來達到目的，便可打破一般特殊階級的自私的壓迫了——假定這是你們的目的，而你們的哲學是要到達這目的的工具，我便贊同你們。

沙：這確是我們的目的——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以科學及專門學問爲工具，自由地導進成一個共同生存的社會，使一切的財產所有權都變成社會化，經濟，政治同社會生活都用科學方法來管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相信個人都自由發展他的個性，不受習俗或恐怖所阻礙了。

改革主義者：你是否以爲社會主義者必須服膺特種的人生哲學而不容其他哲理的？依我看來，這似乎不必。我們美國的社會主義者贊成可斯基 Kautsky 的意見，對於宗教和哲學的信仰應予個人以自由的。我們有地位的人，唯物論者和無神論者都有；更有許多自名爲唯心論者，信從康德，耶林，和黑格爾的學說；更有許多不可思議論者和實利主義者，但絕對沒有完全宗教式地死守神妙不可測的哲學的。我們認爲這些是他們私人的事，只要他們用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攻擊盜本主義而同時能符合黨的規律時，他們就可以做社會主義運動的社員或領袖了。

沙：我很明瞭你的立場，同第二國際的立場，同可斯基，阿特勒 Adlers，保叶 Bauers 麥唐納，寶緹 Demans 湯麥斯 Thomas 以及其他西方社會主義思想。我們認他們是假的馬克斯主義者和投機主義者，這里，我有關於最近在哲學會議所討論馬克斯與列甫哲學問題的議決案（打開文件

包找尋）在這里了。請容吾讀出我們的哲學家對於你們的哲學立場的見解：

「第二國際的學說是他們實行的直接表現。很顯著地袒護着布爾喬亞的社會秩序，及對全世界勞工階級的革命運動，

簡直是對於社會主義本身的學說方面，完全是背叛的。第二國際是馬克斯主義的仇敵。第二國際主義者，由柯斯基等領導，既不採取辯證的物質主義，却弄精了馬克斯主義的本身。他們的哲理，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上的意見，無一不受布爾喬亞們意見的影響的」

——這文字未免過火了，但是，我們布爾札維克都是這樣毫無假借的。

改革主義者：那沒有關係，我們預備聽比這更兇的說話，我到俄國來不是預備受揄揚的。

沙：這樣更好了。以前古典式的哲學，現在的哲學和神祕的哲學，都是不適合于共產主義充進時期的。革命本身需要他自己的哲學，這個我們還在繼續發展，除了受馬克斯和昂格斯的遺傳外，更採拾我們革命時期所產生的理想和。因為哲學根本是融合今古的一種試探，他是產生于階級間，因社會經驗而進展的自覺的力。這不是各個人分散而能產生的，却是因爭鬥而才直覺的。因此共產主義的革命哲學便是一般已覺悟的大眾所要用合理化的爭鬥的結果。

談 日 十

人性主義者：我對這點很表贊同。這與我們人性主義者權威杜

威氏所說的不謀而合了。好像他在哲學改造一書里說：

「哲學的產生，不是在智識方面而是在社會及理智方面的」革命的情緒和希望，當然造成了一種特殊哲學的基礎。

沙：我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哲學，同其他的社會現象一般，應以歷史和社會的背景來研究他如何發展的。這樣的研究方法，我們叫做實質的方法，你也可以叫他社會歷史化的哲學研究方法。我們叫他實質的，是所以示別于理想主義的哲學。我們叫我們的哲學是辯證或唯物主義，因為他的方法是辯證的，換一句話說，我們研究一般事物不是以牠是固定的永久的，但是要認他做各種合縱的變化。在演進的過程中，我們的哲學認為歷史上的繼續性，以前也有間斷的時期，就是革命，也就是演進步驟中的主要部分。

教授：你們的辯證學是否是直接與黑格爾的邏輯有關係的？黑格爾是用辯證的方法來辯護普魯士的，因為有疆域的間題和基督教的正統問題。你們却用來辯護革命了。

沙：我們很明瞭我們的哲學可以追溯到德國的古典派哲學，並且不但可以追溯到康德，黑格爾同費許脫Fichte，也可以與英，法的實利主義相關，而由他們再溯到近世紀的偉大哲學家斯賓諾塞，這些哲理都給馬克斯，昂格斯與列甯的努力所融會了，並經他們改變了實質了。無論如何、要懂得我們哲學的精神，你先應研究我們革命歷史

的背景。

一青年嚮導上，向領隊耳語

領隊：對不起，沙——同志；我們的翻譯說現在已約定去參觀革命遺跡陳列館。到那里很符合你的話，就是要認識革命哲學，須先研究他的歷史背景。我記得這博物館陣列着，從最初革命萌芽的遺跡。

沙：你們不能不去一次，牠能表現出很多我說不出來的東西。人性學者：我希望能再繼續這次的討論，我覺得很有興味的。

數人：請再來，我們再繼續這次的辯論。

領隊：來同我們吃中飯，飯后可費一句鐘的時間談談。

沙：很好，我對於你們的見解，比我對於我自己的更感興趣。

領隊：同沙握手——明天再見 Tovarishch society

扶輪會員：什麼叫「Tovarishch」我好像聽見過這名字。

(第一次談話完全篇未完)

人言周刊

第一卷第三十期要目預告

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 短評
- 日美關係的暗礁
- 在牧師家中
- 胡蝶安先生印象記
- 論法官的說謊
- 望遠鏡與顯微鏡
- 京口剪影(鎮江通訊)
- 一塊被埋在山中的土地
- 海外桃源
- 生理變化與心理變化
- 一個人的談話
- 中國軍官的典型?

謝雲烈
明若
蕭送
曾然
徒仁
岳二
丁華
赤心
邵美
李文平

國產呢絨前進的廠家

章華毛絨紡織公司

新貨上市 裁製春季 摩登男女 新裝

承蒙參觀 當然歡迎

著名國產呢絨 嗶嘰

門市部：上海南京路大商場
 發行所：上海四川路三十三號
 廠址：上海南京路太平路
 門市部：上海南京路三三號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第十一章 一次汽車的兜風 (中)

差不多全國都知道這件案子，連歐洲的報紙上也有記載。報館的記者要到國家律師的事務所和警察局來麻煩他們，當然是意料之中的事；葉達和麥根想用盡平生之力把這案子解決當然也是合理的事。在麥根的寫字間裏開了幾次會議，每次都詳細地研究着；但仍不曾找到一種有力的幫助。在陸吉士被戕兩星期以後，這案子弄得大家幾乎束手無策了。

在這兩個星期之中，范思却沒有閒過。這情形很能抓住他的興味，從那天早上吉士請求麥根時起，他一直沒讓這件事離開腦筋過。他每次都出席會議而不很發言；從這一點他知道他也給目前的問題弄得有些迷惑和混亂了。

他堅信出事的陸氏住宅，總和案子有莫太關係，所以獨自去觀察了好幾次。麥根，實際上，從第二次血案之後祇去了一次。這並非他的偷懶。他本無須多去；而事務所裏的工作又非常忙碌呢。

雪穎主張珠麗和吉士的葬禮併在一次舉行，就假了馬而康勃裏葬代辦所的禮拜堂。祇有少數的幾位親密親朋知道這件事

(但有一羣好奇的羣號聚在屋子的外面，給這引人注目的喪禮吸引住了)；到渥特萊公墓落葬的時候就沒有人了。自隆醫生伴着雪穎和利士同到禮拜堂，在典禮的進行中他跟他倆坐在一塊兒。安德，雖痊愈得很快，但仍守在家裏；陸太太的病體當然沒法去參與的，我疑心她如果能夠行動也不會去的，因為有人提議要在裏舉行時，她會嚴重地反對過。

在葬禮舉行的第二天，范思非正式地去訪問陸家。雪穎毫不驚疑地應接着他。

「你來得正好，」她歡迎着他，樣子是非常愉快的。「我知道你不是我上次看見的警吏。想想那些抽雷其牌香煙的警吏看！沒有人來跟我談話。我知道大家正像避免一個傳染病者那樣地避開我。從珠麗終止了她那愚蠢的生活以後從沒有招待過人。等着死，我相信大家這樣說。而我正非常需要生活的轉變呢。」

她按鈴招呼備茶。

「施德弄茶比弄咖啡好得多，謝謝天！」她帶着一種神經質的樣子接着說。「昨天的一天過得多好！葬禮是一種可憎的

滑稽劇。當牧師祝頌着亡魂的時候，我沒法子仍舊板着臉。整個的時間——那可憐的人——他都串着滑稽劇。我能斷定，如果他祝禱後我不付錢給他，仍會非常有興地幹而不發怨言的；……」

茶預備好了，但在施德退出之前雪穎會忿然地對他看了一下。

「我簡直不能喝再多一些的茶。我要一大杯。」她表示詢問地舉起目光來看着范思，但他表示很願意喝茶；於是女人獨自地喝着大杯。

「這幾天我需要刺激，」她裝腔作勢地解釋着。「這樣的盡人皆知，很給我弱小而焦燥的神經一些影響。做一個出名的人是十分費力的事。我已經聞名於世了，你知道。我想不到一兩次的兇案能使一個家庭這樣不合理地聞名於世了。我或許像好萊塢的明星。」

她笑着，使我覺得像受了一個小小的打擊。

「這真有趣！連母親都感到興味。每天種各報上關於我們的記載她都一字不遺的讀着——這是幸福的事，讓我告訴你。她簡直連找人的短處都忘記了；幾天我沒有聽見她說起她的脊骨痛了！……」

她這樣口若懸河地說了有半小時左右。但她這樣地硬着心腸是天性如此呢，還是要抵抗在她面前的灰心的悲劇而勉強振作呢，我猜不透。范思很有趣地聽着他。他似乎要抓到那女子某一種使她神經興奮的必然性；但在我走前，很久的時間他

把談話引到了普通的事件上。當我們站起來要走的時候，雪穎要求我們再來。

「你是很能安慰我的，范思先生，」她說。「我斷定你不是一個道貌岸岸的學究；關於我的孤寂你還不曾來慰藉過。謝謝天，我們陸氏的人大家都沒有連帶的關係，各人流着淚過生活。我決定假使我們有這樣的需要，我會自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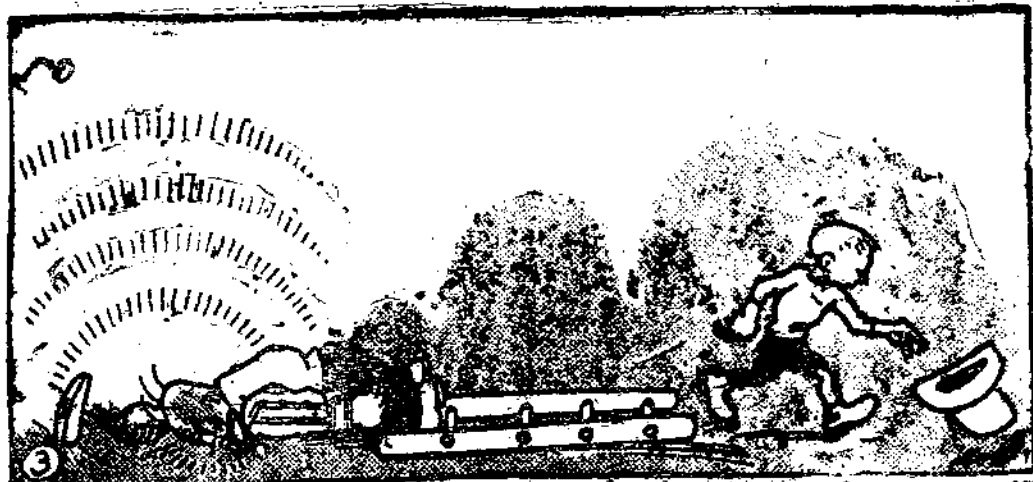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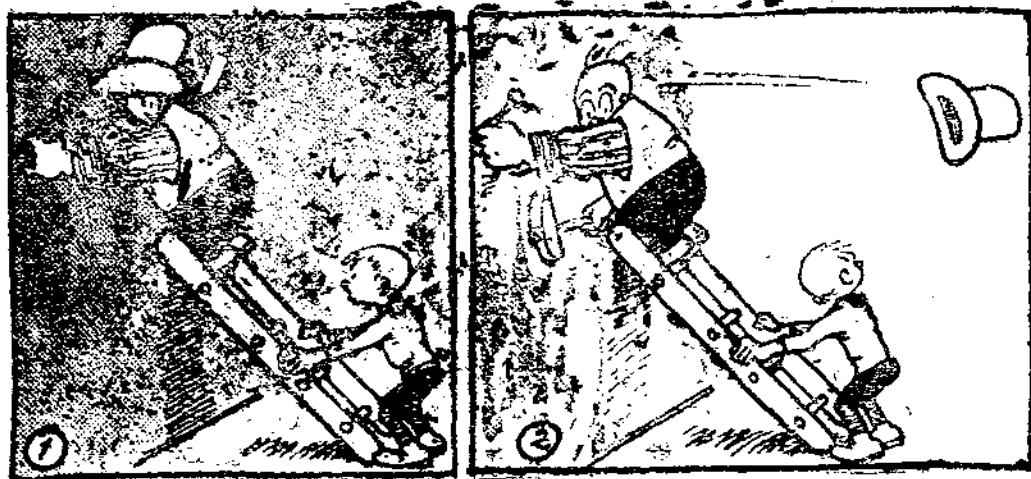
范思和我在那一星期中又去了兩次。她很精神振作地招待我們。雪穎的興奮，總是那個樣兒。或許她覺得那驟然而乎意料地降臨到她家恐怖，她極力想法好好地避免牠。我從她那可怕事件過去以後的各種反應上，覺得她祇有在自由自在熱心說話和興奮中努力免避各種悲哀的徵象。

范思從沒有在他的訪問中直接提到罪犯的事情；而我却深深地懷疑他的態度了。他在想法得到一些東西——關於這一點我是可以斷定的。但在他所採取的這種方法我找不出他有可能的進展。倘使我不是這樣地了解他，一定要疑惑他對於雪穎發生了趣味；但這觀念我立刻地丟開了。總之，我注意到在每一次訪問之後，他總是長時間的沉思着；有一晚，我們和雪穎一同品茗以後，他有一小時之久坐在他的房間裏的火爐前，放在他前面的書籍他一頁也不會翻過。

有一次，他到陸家去遇見了利士，並且和他說了一回話。起初青年當然對於我們的出現覺得不高興的；但在我們未走以前他和范思討論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等等科學問題，決不是像我這種初學的人所能談得出的。利士振作精神簡直把他當作老朋友那樣地談着，分別時又伸出他的手來給范思握。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各作



落帽風

包龍圖提落帽風，見之傳奇小說，而演於狸貓換太子，中國殆無不知之者。此落帽風今漫遊歐陸，而令安得生吃一小苦頭。大約當時包龍圖並未提得落帽風，致令猖獗於今日也。

編輯室

有人以為五月是多難的，可是五月的多難不正最顯露了我們的有為嗎？我們不必太悲觀，也不要太樂觀，我們須用落活潑的姿態和確固的步驟來對付一切。

有人以為中國是沒有希望了，唉聲嘆氣着，也有以不談國事為高尚，以涉及世界天下為迂腐，此種舊式風流名士的習氣，仍能於今日見之，不可謂非盛事也。

有人在鄙夷十日談，該人曾鄙夷東方雜誌，照他的口氣，大概除了小擺設的盆花足供案頭清玩之外，沒有不鄙夷的了。可是實在他不過隨口說說，話不為憑的，所以置之不理可也。況且此輩高等華人，與我們本來是異其旨趣的，他們是要依附於帝國主義努力之下，封建殘除灰燼之中，才得吸人民膏血，以苟其生命，我們以時代青年之好朋友為目標的，難道可以和他輩人同日而語。寄語讀者，幸毋介意，恕其愚妄也可。

學校生活特輯，來稿勢甚猛烈，其中定有不少佳構，我們料得到，這是青年學子們最可紀念的時代，自然有最動人的記錄，不日即將發行，希望大家不要錯過。定戶優待券已附入本期書中寄出，如有未收到者乞將定單號碼說明，向發行部購取亦可以對折優待，不必補索該券，以省手續。